H.N
75
87
1550

Tứ thư thể chú.

VL-74
8.7
恬

茗溪范紫登先生參訂

四書體註

遵
部頒發正韻

福文原本

旹

嗣德柒年吉月穀日新鐫

美文堂校梓

自序

自序

國家以四子書取士令甲首遵傳註所以崇正學黜異説也然傳註無人不讀而忽畧者多無人不解而會通者少則是讀註解註而究未嘗體註也夫聖賢垂訓言近指遠自非殫慮研求誠未易得其意旨之所在宋儒蔚

起大倡宗風微言若揭矣而言人人
殊必折衷朱子之傳註爲無弊觀或
問語類出於一時論辨者尚不輕載
之集註即載之集註者猶且兢兢分
別內外以辨晰於毫釐千里之間亦
可知朱子內註之精確而其所以衞
內註者至詳且愼矣註豈易體乎哉
勝朝輓季競尚新奇專工闢註無怪

內註者至詳且愼矣註豈易體乎哉

勝朝輓季競尚新奇專工闢註無怪乎書旨蒙晦而文運因以大壞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

御製經筵講章昌明理學六字承風咸奉

大全蒙存淺約諸書爲宗旨而又得

主持風會數君子闡發諸書奧義大聲疾呼不遺餘力傳註至今日庶乎

日星經天江河溢地矣特可慮者諸書所載或畧焉而未詳或詳焉而太冗又其間急於邀利者剽竊緒餘東牽西割附會成編而諸書之本來多失至於當代名論大都就文評隲旋或隨文散佚又無由一往寓目夫學者既勞於徧閱復惑於騎墻趨此失

者既勞於徧閱復惑於騎墻趨此失
彼認僞作眞傳註蒙而書旨亦仍在
若明若晦間矣余自壬子之役得而
復失鍵戶窮經因有事於講義爲同
堂課本彙集羣書博採名論詳核其
原委剖斷其異同斟酌其繁簡聯貫
其脈絡隨見隨錄日積月累竭一已
之心思歷十餘載之寒暑而始竣展

卷之下竊幸冗者簡簡者括耳目不
紛旨歸自一向所謂徧閱之勞騎墻
之惑吾知免已春初從游吳子陛扶
丹書自武林來盛稱此編爲同人懸
切而同堂數子亦踴躍贊襄力請付
梓以公海內余念
本朝鼎興以來講家不下十餘種自揣集

狐爲腋會不能獨創一說以仰質諸

本朝鼎興以來講家不下十餘種自揣集
狐爲腋會不能獨創一説以仰質諸
公出而問世適形鄙陋耳既而恍然
曰聖之經賢之傳原無容獨創一説
也創説即畔註而後敢自信也夫既
無一創説無一畔註則又何不可以
自信者與天下共信哉因名之曰體
註世之學者其亦諒余之臆見而鑒

余之苦心也夫

旹

皇清康熙歲在壬申小春穀旦茗溪後學

范翔紫登氏題於西郊之漱芳軒

紫登

四書學音辨譌序

孔曾思孟之書以淑人心正學術明治道廣大精微最爲切要自朱子訓詁以來理解義明照於天地夫人童而習之如菽粟布帛之不可無規矩準繩之不可踰也第義理固須體會字音亦貴詳明邇來弟子傳習字多差譌有解讀瑚璉音璉非聯而不悞逢音旁悞爲家者無幾今每字較正奈襲謬已久驟改未能不得已就書中原有反切音釋一一註明某字當讀某字某字悞讀某字彙集卷首俾其曉然無不致終襲謬而五經之字亦可從此究心不差譌矣

四書句讀序

經書之有句讀人多不習每將兩句作一句讀如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作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當學矣二十曰弱冠亦作兩句讀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至於四子書尤多讀句鮮有點出者余因正字音之譌而類及之書中有一字一句或兩字一句原本已經點明者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敎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敎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入多相連讀去故概爲標出至一句有數項宜分者亦爲讀斷不特
開卷了了即拈題行文時亦易取題神併得行文拆字之法不至囫
圇渾倣此集句讀之意也

大學字音辯譌

在親民註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 去丘舉切上聲又丘遇切去
之去從去 聲按除去之去從上聲來去
聲多混讀 則近道矣 近巨謹切勤上聲又巨吝切去聲凡先治其國
遠近之近上聲近附之近去聲宜辯
治陳知切平聲 家齊而后國治 治直意切去聲音稚凡我治物平
音池攻理也 聲凡爲理與功效去聲亦多混讀者 苟
日新註如沐浴其身以去垢 垢舉偶切音茍 詩云邦畿千里 畿渠宜
塵垢滓汙所集 切音奇
誤綫 緡止于丘隅註丘隅岑蔚之處 蔚紆胃切音畏 瑟兮僩兮 僩下簡切
又於勿切音鬱 閑上聲音
莧亦讀限 赫兮喧兮 喧呼淵切音 恂慄也 恂須倫切音荀 依毋自
弦雖切音姿 諠與諠同 鄭氏須閏切音濬

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
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
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

欺也 毋微夫切音無 直與毋異不必圈 此之謂自謙註以徇外而爲人 徇辛倫切音 循又松問遁
音殉以身從物也按是言予而三狀獄註鄭氏讀壓乙爻言予必

欺也毋微夫切音無中直與毋異不必圈此之謂自謙註以徇外而為人徇辛倫切音循又松閏切
音殉以身從物也按此徇外之徇當讀殉見君子而后厭然厭註鄭氏讀黶黶乙減切音黯黯音唵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註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重字去聲非平聲心廣體胖胖蒲官切音盤大也
誤讀判音判者牛体肉也莫知其苗之碩註貪得者無厭碩叶韻讀杓厭於炎切音淹平聲
貪戾戾刀霽切音例誤讀淚不啻若是其口出啻式至切與翅同誤讀替迸諸四夷迸并孟切音丙
誤平百乘之家註有采地者也采倉代切言蔡采官也因官食地曰采誤讀彩不畜聚斂之臣
斂力冉切廉上聲收聚也俗作歛非歛音酣

大學疑字辨

在親民 親當作新

知止而后有定 后後同下凡有而後字倣此

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此之謂自謙 謙作慊

身有所忿懥 身當作心

所親愛而辟焉 辟作僻後辟字多倣此

上恤孤而民不倍 倍背同後倍字多倣此

儀監於殷 儀詩作宜

命也 命作慢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大學句讀（句讀音豆經書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字之中曰讀）

知止、而后有定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於止、知其所止　聽訟、吾猶人也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於戲、前王不忘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同）　惡上　老老、而民興孝（下二句同）　有國者、不可以不愼　辟、則為天下僇矣　德者、本也（下句同）　舉而不能先、命也（下句同）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大學字辨

學（從學非）親（從親非）德（從德非）民（從民非）善（從善非）靜（從靜非）慮（從慮非）新（從新非）

矣（從矣非）者（從者非）齊（從齊非）釋（從釋非）脩（從修通非）作（從作非）盤（從盤非）平（從平非）

亂（從亂非）薄（從薄非）曰（開目非）顧（從顧非）湯（從湯非）周（從周非）雖（從雖非）黃（從黃非）

邦（從邦非）用（從用非）極（從極非）穆（從穆非）熙（從熙非）慈（從慈非）與（從與非）澳（從澳非）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瞻（從瞻非）菉（從菉非）猗（從猗非）切（從切非）戲（從戲非）賢（從賢非）辟（從辟非）沒（從沒非）

聽（從聽非）盡（從盡非）竊（從竊非）靈（從靈非）谿（從谿非）毋（音無非）毋（音某非）謙（從謙非）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瞻從瞻非　萘從萘非　猗從猗作　切從切非　戲從戲非　賢從賢非　辭從辭非　沒從沒非

聽從聽非　盡從盡非　竊從竊非　靈從靈非　害從害非　毋音無毋非　母音某毋非　謙從謙非

愼從愼非　閑從閑非　然從然非　視從視非　已音凡已非　巳音矣巳非　並從並非　形從形非

外俗作外　會從會非　指從指非　嚴從嚴非　富亦作富　潤從潤非　廣從廣非　憧從憧非

恐從恐非　憂從憂非　愛從愛非　焉從焉非　賤從賤非　矜矜通用　敖從敖非　美從美非

諺從諺非　苗從苗非　教亦作教　出從出非　家從家非　遠從遠非　貪從貪非　堯從堯非

令令通用　反反通用　藏從藏非　喻從喻非　葉從葉非　蓁從蓁非　歸從歸非　孤從孤非

絜從絜非　節從節非　具從具非　僇從僇非　殷從殷非　喪從喪非　監從監非　土從土非

恒從恒非　爭從爭非　奪從奪非　犯從犯非　秦從秦非　若從若非　斷從斷非　休從休非

彥從彥非　聖從聖非　娟從娟非　進從進非　驕從驕非　發從發非　獻從獻非　祭從祭非

雞俗作鷄　斂從斂非　寧從寧非　盜從盜非　務從務非　害從害非　並並通用　菑從菑非

大學全旨

人生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對小學而言所謂大人之學也若大讀去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聲卽今之大學也朱子章句已詳言之不可不傳聖經係孔子之言分三綱領明德親民止至善也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曾子述之作十傳以釋之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後宋真西山明丘瓊山兩先生作大學衍義今范紫登先生作四書體註推廣言之卽經濟之書也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考證　翔洪　參訂

沈世楷　王秉元　江[illegible]發
朱光斗　吳吉文　閔德章
李業　吳有文　蔡煬[illegible]　歸雨瑜　仝校
黃[illegible]善　江[illegible]秀　顧光祖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甲子新安朱熹序

若谿范翔紫登參訂

沈世楷 王秉元 江□發
朱允斗 吳書文 閔德章
受業吳肯文 蔡鴻□ 歸爾瑜 全校
黃繼善 江□秀 嚴允祖
姪 應處 攸森 汝美

聖經全旨●此孔子明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大學二字是一章大旨前二節平叙明新知得而先後已寓故第三節結言之以示人知所先四五節詳言條目而重本意已寓致末二節結言之以示人知要舊講專重明德理雖可通語氣多不合至前本字於三綱領中推出見明德為新民之原後本字於八條目中提出見修身為明新關鍵似各有歸重但本字之旨同相照亦无碍

大學節●聖人立教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道何在乎○在明明德已之德本明也而不能不昏於氣稟物欲故當因其所發以加學問之功使拘者以正蔽者以開而復●不明之初焉此大人有體之學○在新民民之德本新也而不能不汙於習俗又當推吾之所明者立法以教使之亦革其舊而自新焉此大人有用之學○在止於至善明德新民各有當然之極不可苟且使己德無一毫不明民德無一人不新到恰好至當地位而後已焉此大人體用會極之學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存疑大人對小子言猶言成人此家引道作當然之理看故註亦有三當字按許氏指修為方怯但恐其近●字不合存參此家引註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虛則有以具衆理靈則有以應萬事明之功則以下知以啓明之之端行以致明之之實皆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全体皆明因已明而繼續之□先時不明與□新民不專是教兼有養□說經書□此為善之資開導引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按示為善之路按止字小註分未至則求至既至則不遷兩層但恐侵下有定故註而不遷三字只輕帶串說又此句只申上二句但蒙引有安於小成未能各造其極之說宜淺一層方合三綱領

知止節●明新皆有止至善矣然何以得至善而止之要必知止而後可得止也誠於會貫通之後洞徹乎明新之止則識得去處方寸之間事物皆有定理而后志有定向矣志既有定則內念不興外物不搖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矣心既能靜則憧擾不形隨身所處充所擇於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悉協於當然之則而后明新皆得所止矣得止由於知止如此

蒙引上止字以工夫言此止字以實理言故註另解呂晚邨止字緊著明新事理上說非良止寂然之謂按至善最難剖析故提出知字工夫在知字前二層即下格致是也此只現成說知止即得止而中間定靜安慮皆指點止中植因之妙佐滄柱小註固謂功效然次第俱逐句有層次須各還實字按一有字領四能字定以理言故自有性理是主是非眩他不得註向字言所向者定也靜非人生而靜之靜只在動中看出註不妄二字可玩存疑靜兼內外知今人看書見家既不起疑即人有異說亦不能動我且尚熟知邊說吳氏謂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却作行上說了安以身之處境言若以心言便與靜無別按安對勞言不對危言佐滄柱靜安實貼心身不必避下但只就知止時見得真確而心不紛馳身不躁妄耳吳氏說太深蓋此後尚有誠正脩下夫也朱子知見乎素

夫慮是臨時又加審一番按能得跟知止固不單承慮字然亦必待應用圓

時方是究竟故以得字承慮字佐滄柱得止只確見明新之至善而無疑在格致以後誠正脩以前推行向在後作已造其極者非按此則與民分貼入除自太早且亦見定靜安慮入新民不得無疑矣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illegible]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倣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時方是究竟故以得字承慮字併着柱得止只確見明新之至善而無疑在
格致以後誠正脩以前推行向在後作只造其極者非按此則發民分貼入除
自太早且亦見定靜安慮入新民不得無疑矣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物有節○合而觀之明德新民皆物也然必明德方可新民物不有本末乎知止
能得皆事也然必知止方後能得事不有終始乎本與始所當先末與終所當後
若曉得先後之節則進爲有序自然由本以及末自始以至終而于大學之道不
遠矣
上兩節只渾說此節指出次序來物指人己形體言事指作爲言事節在物中
兩有字見成蒙引此知字又在知止前須看近道猶自今日言仇滄柱此先後
字與下二節先后字意不同究此先後及下六先字俱着力說下七后字是
虛說盧氏起下二節先后之說不可從只照註結上爲是
古之節○綱領固不外此王者而其中條目則有次焉不觀古人乎古人欲明明
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於天下求之也必先有以治其國使先齊其家者逆由於
近也欲治其国者必先有以齊其家使先參差者整齊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者必
先有以脩其身使先缺陷者盡人由乎己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主宰欲脩其
身者必先敬以直內虛以應物以正其心心不易正而意乃心之發端欲正其心
者必先戒其自欺求其自慊以誠其意意非博識以爲誠也欲誠其意者必先推
吾心之良知以求其量而知無不致可也知又非懸空以爲致也欲致其知只在
即事即物以窮其理而物無不格可也此條目之次第也
此示古人爲學之次第通節虛講勿須透所以要先之故平天下而曰明明德
正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已又蒙引明德屬我於天下內方是使天下
皆明其明德觀下節只收天下平可見因註意未完故或問又加自明其明德
一句在使字上存參治国等各自傳意治国有立標準背教化二意節傳所令
所好齊家有篤恩妄正倫理二意節傳仁讓教家脩身兼所具所接二意所具
指傳視咱等所接指傳親愛等蒙引心統性情兼動靜言正心者合動靜皆敬
以存之若意是心發作要緊事乃有心之動也不可以心意分動靜仇滄柱註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看意稍輕劉戢山直指意爲心之存主則心之出入皆意爲之主張若只是發動是正心爲主而誠意由此出不當居正心之先矣朱子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卽明德發竅處陽明引良知是原有的必因所已知推之至於無不知不以一隙之明自止呂晚邨欲誠先致謂平素於理上講究得明則意發必當是意未發前工夫俗謂頓知以覺意之誠否此乃愼獨中之知知反在意後非先致之知也朱子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全体說按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內而理周乎物知與物無先後故曰在蒙引先物必有當然之則與所以然之故二意俱到方是格註以無不到解格字明自痛快諸說可廢仇滄柱格物之要說得有主腦又有次第

物格節〇八條曰皆有所先者亦以其功之相因也誠能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處則吾心無不燭徹而知已至可見致知在於格物也知既至則眞妄分明發念都是眞實而后意可得而誠可見誠意當先致知也意誠則妄念既去中無所累而后心可得而正可見正心當先誠意也心正則主極不偏有以檢其身而后身可得而修可見修身當先正心也身修則有以儀型一家而后家可得而齊可見齊家當先修身也家齊則有以觀化於國而后國可得而治可見治國當先齊家也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后天下可得而平可見明明德於天下當先治國也反覆言之而見不可紊次不可缺如此

併滄柱或問此節覆解以明去意則與上節俱說工夫而后二字正形出必當先意註可得二字最精若泥饒氏順推效驗將而后二字滑口說去則中間不必逐節用功後傳俱無着落蒙引下四句俱要以可得字貼之又必有前一層工夫方可加後一層工夫其序不可紊既有前一層工夫又須有後一層工夫其功不可缺朱子格物時理之散在萬物者乃去理會到知至時理之會於我心者已無不明按此則首句而后字較急矣說亦勿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目天前○然條目雖有八件其實旨自天子以至庶人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一切
皆以脩身爲本蓋能格致誠意正心以脩身則家國天下舉而措之耳所
以八之事見雖不同都該以脩身爲本也
仇滄柱朱子序文從天子元子適子語及凡民俊秀正與此句相發明同來歸
重天子混涉進極斷極話頭則自字以至於字但急切存疑脩身包格致誠正
在內爲本是爲家國天下之本不是爲格致誠正之本滄柱註欲於一句中
該七條目故對舉之究不可乎列豫庶人無國與天下之責然有家亦可言本
其末節　若不能脩身是本先亂了却要家齊國治天下平必無是理矣如以家
對國與天下言則家親而在所厚國與天下疏而在所薄若不能齊家是所厚者
且薄而國與天下薄者反得加厚未之有也
此反結本之當重以足上節所厚者薄節是未不治的起頭總見身不脩而末
不可治勿依饒氏以身家並言
明德全旨○此正解大人之學在明明德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眞是現
成模樣非叙當日工夫并不必分安勉始終家引三書不用過文只平叙過注
重末句蘇土三節俱於上兩字一頓
康誥三節○大學所謂明明德者我書者古而得之者武王告康叔曰人皆有明
德但爲氣稟物欲拘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得無敬止能明其德而無一毫之
昏昧湯伊尹告太甲曰人皆有此明命忽忘者多惟成湯聖敬日躋以目常看
看而無一時之忘元皆帝典禁堯曰德其家理歷事本峻大也人都被私欲狹
小了惟堯欽明恭讓爲能明之而貫通融徹無限量耳
吳氏德無昏明人有能否文王不爲氣拘物累故人不能而文獨能之家引章
句克止訓能也語錄謂克真個會的意思與或問無待克之而自明句皆誰得
克字大重與章句不同蓋章句後來脩改又較平實某竟字若說得有力便與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
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
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
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
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
皆言自明
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下帝典中克字說不去○陳氏康誥帝典皆釋上一明字而明德本體未嘗說破明命則冒天命已德而一之矣或問大之明命全體大用原不相離故饒氏謂顧兼靜存動察靜時戒謹恐懼動時隨事觀理無時不明正貼顧字○明之盡頭爲峻德之全體本無限量至此渾然與天合德處蒙引此就堯盡已之性言若說光四表格上下便是新民境界

皆自節○三書雖不可太明德曰明命曰峻德節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都明明德也總言自明已德謂異而旨同也而所以新民者其本已在乎此矣此句重皆字見三聖人都如此學者所當法也自字對民看古大人只在身上用功不曾分心到民上去故明德爲本蒙引看此一句以別新民見註已德二字可見盧氏以爲仁由已釋之本文無此意後此者指性體言者亦不可從

新民全旨○此正明明德於天下事首說自新終說新命錯舉言之總見得新民事非自新以新民爲極也益極字意三節中俱具末節是實成後人之詞許氏曰內五新字皆具新民之新然新民却於此見

湯之三節○大學所謂新民者我又嘗考古而得之湯自銘於盤曰人之洗心如洗身然誠能一日之間去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志念無不誠確於如是而非但一日而已也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又日新之精而擴舊於終務使私欲淨盡如沐浴一般湯之自新如此然新非一己之新也康誥曰商民舊日雖爲不善今已經新向化汝當迎其機而振作之使樂於爲善可也武之作新如此然又不自新民也詩曰周自后稷以來皆爲侯國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民受天命顯邦雖舊而命則新也文之新又如此

首節雖講自新須隱隱關合新民方見不苟字一頓下二句緊連看呂晚邨上一句對未新而言下二句承已新而言註甚明楊曰新不必二字相連人多誤讀○新民一章連看作一節聖經新字是新民此皆有新是無所見求

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上一句對未新而言下二句承已新而言甚見其嚴後曰新本句承第二

人多說讀○新民一段連看作皆節聖經新字以為民必當有善無所見求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新之意小註謂商民染紂汚深至武王布維新之化民亦有自新之機此原詁意也傳者只斷章取義身以新民只是感化推克而事親德于上則民感而自新又因其新而引道勸誘之○新命是新民之驗非新民之極處引文王新命只是化行民隨國運自當看煥然發氣象

是故節○由湯武文王觀之是皆所以用其極者也後之君子可不盡之以為新哉是故凡有新民之責之君子新己德以新民德必無所不用其極不安於小成不徒於功利求到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是故一字承上推開說極字只作至字看非踢極建極之謂極不就新民說而註兼言自新者蓋新民用極不出自新之外須和揭出說只盡其所以新民處便是極工夫究在自新上自新節明德極即起至善新民本於自新而歸於用極可見明新至善一句貫通

止善全旨○首節借邦畿圖止字次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正言至善所當止其文王以全止之極四節方言明德止至善之實五節方言新民止至善之實

邦畿節○大學所謂止至善者我又嘗考古而得之詩云王畿地方千里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民皆歸止於其地即詩言觀之可見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事理之極乎里要點至處意玩惟民所止已氣隱然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意但只重理一邊下止於此於止方重人當止上蒙引意句物字指明新

緡蠻節○物既各有當止之處而人可不知之乎詩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蔚之處孔子讀詩有感曰黃鳥一物耳於其欲止之時猶知所當止之地可以人反昧所止而曾鳥之不如乎即詩與孔子言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

蒙註此承上節看亦不對上節看玩註只加人當知三字可見於止之止以時言所止之止以地言人不知鳥就決擇之意說蒙引此知字已兼能得意知意鳥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綿○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知所止便是能得止了胡氏對能得言大泥集疏註中知字是承經文知止之知不同且此三節不過爲止字引端原非引來說知止可以此節爲知止文王節爲得止

穆穆節○言知止者其惟文王乎詩云穆穆文王其心緝熙光明無不敬而見於事者莫不各得所止也今於止之大者言之知爲君者存於仁故寬厚之世而保佑小民無一念不止於仁爲臣在敬必事君之主而大主所堅守一念不止於敬爲子在孝文則止於孝竭盡孝子之道而止於孝爲父在慈文則撫育人盡父道而止於慈止與人交在信文則政令出其心終如其始而止於信文之能止如此學者於此究其精而又合以盡其餘則無非至善矣

蔡氏通篇重止字而敬乃能止之實也該五止分明及物已該明新意下兩節方分言之仇滄柱緝熙敬在心止在事當提敬字作主而串合緝熙敬存於心而無一念之間斷謂緝敬存於心而無一私之遮蔽謂熙合緝熙以言敬乃得其無不敬及朱子不已其敬之說小註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驗然存緝熙爲敬止之實但久分晰至於無不敬就是無不止註朱子字甚有睦敬書敬止二字已兼体用后敬等乃抽出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張氏上止字是當事說体之止下五止是一事各有之止不可從按此則合解至善存心隨處發見之說尤謬執滄柱敬止亦不甚重只引由五者各得所止耳倪謂仁敬等俱本於敬亦可蒙引當思說仁者君之至善不是盡仁有大小淺深必有文之止仁無過不及方可謂至善餘做此存疑註聖人之止無非至善語最手要蒙引五段是照文王言詩學者一段最重要故國人還生民說

瞻彼節○以明德止至善言之詩云瞻彼淇水之澳彼綠竹猗猗而美盛兄我斐然之君子其用功之精密也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又磨之由是存諸中者嚴密而武毅發諸外者威赫而宣著至於盛德之至善至此向之君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子終不可得而諠兮詩之美武公如此由今經之所謂如切如磋者言君子之窮理講習以究之討論以辨之李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君子之於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脩而行之以至密也瑟兮僩兮者言君子之脩旣得[illegible]敬心常存愼謹而慄慄也赫兮喧兮者言君子敬存在心自然符合外見有盛而有儀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君子內外之間自脩之功有恂慄威儀之驗盛德已底於至善所以深入民心而不能忘也此明德止至善之實也

新民言此節乃提明德止至善以勉人自謂承上節而一安一勉者非謂武公法而者亦非至善世敬止者尤謬呂晩邨詩咏武公而學者只借詩釋經須惟開友得勉人意不必泥定武公按此亦只不宜宋釋詩以贊武公耳若未到此地位傳者何故借作例樣金仁山骨角脈理可尋切磋至於剖析故屬分理玉石渾然雕琢治琢磨玉石攻治故屬去私按此則但分知行而不得分行分屬之故彼此使可通用又分理混入欲去私混入理者非存污治之有緖二句在各句上下層分淺深東陽謂先切後磋先琢後磨爲有緖旣切磋又琢磨爲益精混兩喩爲一物了不見接恂慄威儀根恂慄來滄桂李脩恂慄威儀原是詩人本意盛德至善又傳者補足以釋明德止至善道師端重在此須透發方能得上傳接得下也淺說恂慄是德盛於內而內場一至善威儀是德盛於外而外場一至善一串說又小註盛德理之得於心者盛大至善理之見於事者極至微分體用存矣滄桂盛德至善雖不外恂慄威儀而其原由於文脩卽合承亦可接不能忘在兼鞭上說未說到德澤及人滄桂此節宜指德字不宜空指止字至善字又四段似多以脩自外爲釋詩未暇及且配合亦未嘗與民字指作詩之人言不指小民存参

於戲節○以新民止至善言之詩云於戲文王武王至人不能忘天下前王何以不能忘哉蓋有先有功德澤在後世故也如此說到以警後人是其賢在後之賢

者旣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緖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旣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賢其模範而承其賢創統緒以傳子孫是其親也後之王者承其基業而親其親休養生息使飢以食勞以安享太平是其樂也後民則含哺鼓腹以享其樂分田制里使人人永遠為業是其利也後民則安居樂業以享其利夫功施及於後世如此此所以沒世之遠猶追思而不忘也此新民止至善之實也

陳氏傳不言新民止至善工夫就賢親樂利上已可想見按註已使二字當玩歷務見明德所在故繼往先輩云加一言懿行賢有師道創業垂統親有父道風淸俗美樂在太平之化耕田鑿井利在衣食之奉指出父師教養精確不磨錫綈斗詩雖作於成康時而傳者釋詩則指春秋時看章本文沒世二字可見接新民至善只於起結點明中間須就詩說補入不得呂晚邨須從後世看乙不得所想出前王以誌不忘若從前王說入語氣便倒

本末全旨○引夫子論訟一端以例其餘知本全在使字上見先情句申先訟大畏句申使先訟末句推開說家引論語以聽訟先訟分本末此以先訟使先訟分本末須把聽訟一句撇開

聽訟節○經所謂物有本末者即証之夫子之言曰人有爭訟吾為之判斷曲直我亦可猶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自參先訟乃為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曰先訟是民先情實者良心難昧自不得其虛誕之辭果何道而能使之然哉蓋由夫人濟乎動化有以大服乎民之心志使之化偽為誠先復以虛詞相尚故訟不待聽而自先也夫先訟者民之新也使先訟者己之明也必己德明然後民紛新而自先訟見夫子使先訟之言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而先之不徒求於民之末也經言物有本末不即此可見哉

不得有不由他的意思盡字作遂字看刑威為小所威為大所畏在乎志後曰民註服字畏字甚妥不曰民心而曰民志從辭所由起處說也故從此可謂知本句是接夫子使先訟一言註見於此言二句我在言外以補足得本末意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註張字皆由是字甚爲不曰民心而曰民志從辭所由起處說此亦含往此謂知結語
本句是贊夫子使無訟一語註見於此言二句我在言外以補足釋本末意

王亦謂若既以此字屬孔子文以謂知本三字屬觀於此言者語意不順故移
在言外按此則註字可以知字與本文知字兩樣註三句終無着落然蒙引謂直
說夫子知本文法豈不順而意句不如是衛者甚以知本知字甚爲豈可以鑿
人當之只云由夫子之言觀之卽此便可知明德爲新民之本矣按此字仍屬
夫子而知本則推開說註三句作正解本文自後又明德二字講入大學中照
註讀書則可但無情者云句屬次說下留在惹知本處提出方有力又此是重
本字不重知字又當挂夫子重在使無訟而傳者亦於大學民志內見明德之
君大化流洽推原至此已就根本處說非必卽一事而推衆事也用推廣
之說者亦只因執聽訟象來故多曲折耳脫郤亦謂聽訟是新民一端而使無
訟已見明德全量未不一未本只一本語意最活粘定便滯按此論亦高有參

補格致傳○言欲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六句推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六
句言格物致知之功至於用力四句言格物致知之效

誠意全旨○蒙註首節正釋誠意最重中二節見意之當誠末節著意誠之驗以
結之存疑亦謂通章層遞說下大全首節誠意之方中二節是戒末節是勸作
一頭兩脚看不是饒氏知致意誠固相因然知行畢竟兩事且誠意直貫乎天
下音只連正心無以見其功之廣大故誠意爲單傳

誠意節○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只要人於意念發動之時是實實禁止自欺之
心使其惡惡如惡惡臭而務決去好善如好好色而務求必得如此好善惡惡
之本心無一毫虧缺纔得自己十分快足而謂之自慊可見誠意者一毋自欺盡
之矣然自欺與不欺人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也善惡發出分不可不謹故君子必
愼其獨以審其欺與不欺之幾而禁止其自欺不待發於事爲之際而後用力也
所謂誠其意者如此

毋自欺四句作一氣讀存疑既以毋自欺釋誠意又以知惡二句申自欺又以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自慊用加惡三句總要至言意須自只毋自欺一句便了仇滄柱上四句先釋誠意之義而用力全在慎獨上蒙註上四句言用功當如此末句言用功正在此唯其當如此所以在於此玩故字必字只承上斷一句無兩層但毋自欺說得虛慎獨說得實其接卸不是使者承詞乃誠意者自家禁止有疑小註自欺有四樣一掩覆於外一苟且自慢一有為而為一始勤終怠全觀掩覆苟且皆自欺之左接加惡三句要認註務決去求必得意而皆字尤精存疑自慊只是毋欺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玩此之謂三字只承上可見蒙引以毋欺為誠意自慊為意誠分二功一效似是而非按快是決其有善無惡之初心足是足其好善惡惡之全量存疑自欺是我自瞞不是瞞人自慊是我自快足不干別人事皆非獨字正解蒙引從兩自字看出獨字混同不是滄柱慎獨只承毋自欺不必雙承欺慊蓋此時一念初萌已有善惡兩端未有欺慊由是欺慊分途於形欺處方見未可於獨中夾入欺慊言云能慎獨則無欺而自慊矣便說得去又註以人不知而己獨知解獨意義精蓋獨處時接人時初發念時正應事時俱有獨知說作形聲未接者非夜獨與幾有別幾是念頭初發善惡分途處獨即初發時炯然不昧者也慎承去欺邊正毋字之實功又大學慎獨與中庸慎獨皆在未分途前但彼在元氣上說意字是此在咽喉處把握慎字緊

小人節○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者何也試以小人不能慎獨而自欺者觀之彼小人獨居時自以其心把不好念頭在情恣欲無所不至及見君子也知惶恐卻消沮閉藏掩其惡而著見其善者其實盡假之善以為君子可欺而將著有益耳殊不知彼方如此掩飾而蹤跡已露君子之人視之如洞見其肺肝然矣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詐豈不枉費心機竟何益矣此所謂實有是惡於中自有以形於外亦由念之不謹以至此也獨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而毋自欺也陳氏此與下節只反覆說透前節必慎其獨意此節單小人自欺之弊見君子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陳氏此與下節只反覆說透前節必謹其獨意此節通小人自欺之弊見君子
念之不謹以至此也獨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而毋自欺也

厭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
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平日必慎獨者正見其流於小人不覺象小人而後能慎獨也彙解註獨處之獨
與上獨字不同上以心所獨知言此對見君子以身所獨處言厭不善在心上
說厭然消沮者愧怍則神沮氣沮閑藏則下揜著消沮自去閑藏不乎存疑知
見肺肝如聽言觀眸子不逆億自然先覺旨視之之術總此實指君子見之下
則何益句方接得緊仇滄柱無所不至正小人誠中處視之如見肺肝正小人
揜不處家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只主惡者言盧氏上節慎獨固宜
下承當此節慎獨尤痛切警者陳氏自欺之流弊必至於此正爲欺慊之幾於
誠形更爲惕傷此際不慎雖欲慎已晚矣存疑註是非不知三句神出本文意
以警人
十目節○曾子平日亦嘗看言曰幽獨中只說無人看見無人指摘豈知爲善爲
不必求人知畢竟人自識得爲惡者惟恐人知畢竟被人識破看得無人看見乃
十目所共視也甚謂無人指摘乃十手所共指也幽獨之不可揜至此豈不甚可
畏乎即曾子之言觀之愈見君子不可不慎獨也
仇滄柱家存俱誤認引此証小人不可揜不知註是引此以明上文獨之當慎
非註小大也盧氏淺說俱照註兼善惡說自此節註看不明遂謂本節是說惡之
誠中形外始對下節善之誠中形外看嚴與潤說得截然相反是欲與小人節
聯脈而反與末節隔絕矣又指視須是指人之指視方見可畏且與上人之視
己亦相應若說意中指視下接嚴乎反致存疑閒居節是曾子之意爲誠意而
發此節是平日之言不爲誠意而發況意只是意念自是所嘗言既述其意復
引其言自不相得
富潤節○苟知其嚴而慎之又豈無其驗乎如人若富足自然光潤其屋矣況意
誠而有德之人存不潤其身乎我見其心無愧怍自然廣大寬平而其發於四體
亦自從容舒展所謂德潤身者如此然德自誠意中來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
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
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
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
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閒居獨處也厭然
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
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
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
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
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
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

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必到外自慊處則終於而有潤身之效矣

上三節絕言誠意在愼獨此則結言能愼獨以誠其意自有誠中形外之驗德即明德雖誠意後尙有工夫然大段已明故以德字與之潤與著對表著於外謂著浸灌於內謂潤潤身何只以積中發外意當講貫諸體胖正潤身處先言心廣者身主於心也俗解心廣是身潤於內體胖是身潤於外而殊不通集成体胖本心廣來心廣只承德來有謂心以意而廣則下必誠其意句便複了現和廣胖只就氣象上講貼不得正脩按此則饒氏正脩已在誠意內之說亦只言血用相貫耳必誠其意正與前必愼其獨相應惟必誠其意所以必愼其獨崇引陳氏謂上言小人惡形於外此日君子善形於外對看不知章句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亦就本文看得此意觀又言此以結之句可見蓋通此節皆爲結語不專指故君子一句也

且心脩身兩章絕首○宋子心身在誠意後自不大差皆是合有的事如官街上差子路大學教人逐節用功有意誠而心不正者發之不得其當故忿懥等不可不察時非遺有心正而身不脩者施之或過其則故好惡等不可不隨人節制皆要人省察用功

正脩全旨○此章只重處置二字人心唯虛故靈上節有所便不虛貼心不正次節不虛故不靈貼身不脩末節又觀身之所以不脩而脩身在正心一轉首明故用正結

所謂節○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心是一身主宰心體至虛原著不得一物如看在怒一邊而有所忿懥則爲忿懥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著在畏一邊而有所恐懼則爲恐懼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著在喜一邊而有所好樂則爲好樂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著在憂一邊而有所憂患則爲憂患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心之用失其正則心之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黄氏經言正心兼体用言正言正心專以用言蓋制外所以養内也家引心當
静時雖常人亦無得失可議故心不正全在用上說沈滄柱先生謂未來不可
預期方來不可偏主既往不可留滯着來只以方應事而偏倚者為主又註不
正時心之用然用失而体亦失乃屬体上看故下接心不在按不曰不正而曰
不得謂此心向來澄湛本体不由他作主存疑小註今人總怒時雖可喜事亦
不喜從喜時雖當怒事亦不怒便是蹉過事理此可想有所不正之言翼註恐
懼以臨事憂患以求事時言按忿懥等意皆有過當意正註中動情
勝處集成人心除此四項別無情肰不可謂正心不專在忿懥等
心不節〇人心惟虛故無不在而靈矣若有所則此心便被牽引不在裏面了心
既不在則無以檢其身雖視也不見雖聽也不聞雖食也不知其味而家体皆矣
其職矣心不正身使不脩如此
嘗引不在者外馳於忿懥等而不在虛靈之舍也沈滄柱有所不在便是相因
方氏分有心無心不得相承之旨按下三句不須說到失視聽飲食之正理據
或問何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只淺淺會個不靈死字饒氏雖有借粗以明精
之說不知意誠後大段說壞不得故反之不言義理之精而只就粗者言之更妙
此謂節〇夫心一有所而不在則視聽飲食尚不能辨推而至於出入起居應事
接物之際豈能一一得其理乎可見心為一身之主經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
此之謂也
翼註此謂二字雖承上兩節而不泥上兩節蓋次節盡不得脩身事按此正字
精工夫說工夫本兼動靜而此承上用說當重動察邊而暗含静存在内淺說
正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存疑直之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
直之工夫按身心無二相正脩無二功故經曰先〇而此直曰在
脩齊全章〇首節辞身之不脩次節証身之不脩而家之不齊在言外故用反結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直反好樂並去聲〇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 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存疑上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此親愛等是身與物接同是一情但忿懥等是情
之本然親愛等是情之見於運用已有思慮作爲所以屬之脩身兩節俱從常
人之情以爲脩身者鑑
所謂節○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與人相接各有當然道理人多在情而
不能檢察也如於其骨肉之間爲所親愛或不復制以義理而辟焉於其卑凡之
人爲所賤惡或不復加之寬厚而辟焉於其尊長之倫爲所畏敬或過於屈抑而
辟焉於其困苦之人爲所哀矜或流於姑息而辟焉於其平常之人不妨敖惰或
遂至驕肆而辟焉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豈其中盡無惡乎賤惡敖惰惡之
屬也豈其中盡無美乎若於所好之人而能知其惡所惡之人而能知其美者是
平日用致知工夫方能如此求之天下蓋亦鮮矣
蒙引親愛等只是言身與人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或問親愛以親舊言賤惡以
惡言畏敬以德與位言哀矜以窮言敖惰以卑言集成但要除家中事不可因
德位恢說向朝廷去按辟字內便有不知意未二句即捲上意所葉之非謂辟
由于不知也觀故字可見知即是知止救辟之良劑
故諺節○人情之偏如此故諺有之曰子之惡父所易知也而爲情所溺有莫知
其惡者苗之碩農所易知也而爲貪所蔽有莫知其碩者由此推之可見溺於愛
則凡知父之於子者多矣昏於利則凡知農之于苗者多矣偏之爲害[illegible]此哉
蒙引故字緊承上証天下鮮矣之意總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饒氏因諺上節
有身不脩此節有家不齊遂謂莫知其子句姑舉家之一端言之不知諺是說
家所以不齊之故未嘗分貼挨不曰人不知而曰人莫知直有護短與過望意
正照着鮮字二句不必分知惡知美莫知子惡但與親愛一例若莫知苗碩非
惡而不知其美也害字只就偏處說不必說害于苗又恢一層聯上碩是說
苗時交用倉相等非

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

此謂節○有於偏之爲害如此則是身不脩矣身不脩必不能使一家之人各得
其分而可以齊其家哉緣所謂欲齊其家必先脩身也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

此謂節○右於偏之爲害如此則是身不脩矣身不脩必不能使一家之人各得其長分何可以齊其家哉經所謂欲齊其家必先脩身也

「宣氏此承上文結謂身既不脩則不必問家之不齊何者而此身自不可齊家不可二字屬在齊家者身上說此與上章脩身在正心不同按翼註謂我偏於好則家之未純乎善者不加勉惡偏乎惡則家之未純乎惡者亦自棄雖以補出一層此意辨好

齊治全旨○此章首不出家而成教句孝者二節言教國不外教家推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原仁讓二節言教家方可教國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實故治國一結已盡後引三詩以詠嘆之此章雖言齊治然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曰教之機在於身曰誠曰好曰知曰貪戾教之機在於心

所謂節○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家乃國之本君不能脩身則家之人已不可教而能教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理故治國之君子身不出家而標準已立自成其教于國焉所以然者何也蓋家國雖異其理則同如事親謂孝然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在家事親之理即國之臣所以事君之理也事兄謂弟然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在家事兄之理即國之中賤所以事官長之理也撫幼謂慈然國之有衆猶家之有幼在家撫幼之理即國之官司所以使衆之理也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也

胡氏脩身以上皆學之事下俱是教之事成教句且漫說家國一理下方是成教之目吳氏只從言家國一理下仁讓節方正言之繼上作三層看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君有長臣使下又有衆另是一節人知言理然說來仍是教者皆由坐致君子國人所以愈細愈拙須刪此三句只概論國家相通之理不涉國人并不涉君子省卻多少葛藤又會注看以上截然君子下截然國人乘大全家存俱屬君子身上說言君子在家能孝弟慈即君子在國能事君事長使衆家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声長上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

国理本相通所以国人觀感皆知孝弟慈而興上興讓否則教国人事君事長使衆反遺卻孝弟慈與下興仁興讓不合且此丁重與孝與弟等亦不應況但是居官之事都說不去雖郎又駁都屬君子則事君如何說得去滄柱又有但貼諸侯身上之說愚按治国君子即平天下君子恐亦未便專屬諸侯然滄柱又以呂說太空但存参

康誥節○此是孝弟慈之理本於人心之固有而不假強為也節慈幼一端言之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言而慈母愛子之心誠切以此心度赤子之心雖不能都合亦不遠矣此愛子之心不學自會豈有先學養子之法而後嫁者哉夫慈幼既非強為明孝弟非強為可知能識其端而推廣之立教之本在是矣

存疑言孝弟慈所以能通於國者不外一誠即慈以例孝弟勿疑或問保赤尤易曉之論按引康誥全不重外字下只承保赤說誠求兼好惡是慈母愛子真心不可說得着意經文誠意正心所包甚廣亦不必𥠖拈既本於心之誠求自然能中何須學得未有學養而即在誠求內看出蒙引註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意端者自其發見之初言推廣不是推之于事君事長使衆只使孝成個孝弟成個弟慈成個慈克滿其本然之量得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擴廣之

一家節○立教之本既本乎一理又由於自然果能以孝弟慈而以仁教家使一家有恩以相親則一国皆興起於仁矣以讓教家使一家有禮以相敬則一国皆興起于讓矣若不仁不讓好利而背理則一国悖乱由此作矣夫一国之仁讓由一家一国之作乱由一人可見上以此感下以此應其機發動處自然如此過不住有如此所謂一言之微足以壞事一人之寡足以定国也君子可不戒貪戾行仁讓以為定国之本哉

存疑仁即孝弟慈之論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所讓又仁中之遜順也按合蒋方此下帥天下以仁仁字不得崇殘孝慈恐亦弟話讓存然貪戾是仁讓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声○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国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家以…自国…本…
存焉仁即孝弟慈之實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而讓又仁中之遜順也按
合節方此下帥天下以仁字不得緊積孝慈二字節讓存焉貪戾是仁讓

之反作亂是不仁不讓之甚上六句須形容有感之速此下機字相開机字內
含近而不停省而不爽二意蓋仁讓人性所同貪戾人情不弟彼机伏於中莫
嚴與禍則雖有仁讓而不能自與雖有貪戾而何至作亂一旦以我之机觸彼
之机則感應之速如矢赴的玩章句所由二字見不發乎人而發乎我不可不
審其幾而謹其動也陳氏價事結作亂句定国結興仁讓句挌衷此節主教成
說作亂價事是輕看翼註註效字猶云實跡即春秋誅意之效效字
堯舜節○一人定國於何見之試看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民皆感化
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可見民不從
令而從好也使所令在仁而所好在暴民誰肯從其令乎是故君子決不為空言
之令必有孝弟慈之善乎己而后可出令以責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乎
己而后可出令以禁人之惡此推己及人所謂恕也若己未能有善而無惡却令
人為善以去惡是藏乎身者已不恕矣而欲曉喻人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何以
臻治国之效哉
翼註上節只說齊家可以化国此節便雜修齊去治国蓋治平皆有化與推兩
端上一家四句是化之此有諸一句是推之或問與仁與讓固已上行下效然
治國亦須條教另令故求人非人亦不可無但要恕以先之耳按照註本一人
定國則堯舜句重桀紂句輕作一正一反看帥是躬行猶將帥以身為士卒倡
仁字該孝弟慈從不但樂道其之為一意所令反所好只概言以起下文不單
承桀紂有諸己無諸己正應好字求諸人非諸人正應令字求人非人之願即
存乎所有所無中所謂藏身之恕翼註適正作也不可深看恕字此下章絜矩
不同彼重及人此重推己陳氏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己可推也
呂晚邨此非論語薄責于人無攻人之心語頭勸人善禁人惡治國者勢不可
已須從求非轉出有無方合語氣不是五重上截拶上心誠求之已合一忠字

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恕字從誠字來無忠做恕不出也

故治節○合而觀之可見孝弟慈之成教乎家者理不假強為而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仁讓之興乎國者桃必本諸身必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皆不出經文治國在齊其家之說也

存乎此通承上文結若只承無諸節便說不去蒙註要將上文融會入講

詩云節○齊治之理詩詠之矣詩云桃之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興女子乘此時于歸必有以宜其一家之人矣為君者必使一家之孝弟長幼無不和好而后可以教國人各有以宜其家也詩云君子在國弟善其兄兄善其弟夫為君者必兄友弟恭之道使一家兄弟相宜而后可以教國人亦有以宜其兄弟也詩云人君儀度有常而不差忒使能表正四國夫為君者必為父慈為子孝為兄友為弟恭足以為法于家人所謂其儀不忒也而后國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觀感而法之所謂正是四國也

此只引三詩咏嘆令人恍然家齊治一理三而后俱准其詞以明必先之旨致字法字作眼蔡氏不曰教而曰可以教不曰使民法而言民法之正其藏恕喻民之旨隱相發明詩儀字作威儀引來却重刑法意蘇士但言儀不忒說俞身以發家義未寔故又補父子兄弟足法句此補經之別法集成傳皆引詩還宜虛虛就各詩两咏嘆一番然後說到國本於家意君將各下截意就成致君子身上說則未節便贅

此謂節○此三詩所言或言家不言國或言國不言家詞雖不同皆說治國在齊家之意詩與經不益相發明乎

此只咏詩發明先家后國意只結三詩不過結上文

治乎全旨○通章重絜矩二字總是使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凡之首二節言平天下在絜矩章凡二節言絜矩之道在公好惡而後命節一言得失以結之主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声弟去声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人心說先慎乎德節言公好惡在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主天命說秦誓四節言公好惡在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結之主君心說未復言理也而戚瑕歎之臣見用人事爲理財見生財節註自此至終篇皆一意句可見徂前三段雖分然言天命根於人心言君心總於人心天命勿分貼理財用人絜矩是王道有天德方可行王道故源頭在慎德未忠信本慎德求絜矩又本忠信求慕慎德即慎獨忠信即誠意也

所謂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天下與國雖有大小而人心總是一如上老吾老以致于家而國人便興孝上長吾長以敬于家而國人便興弟上恤孤以致于家而國人便興于慈而不倍觀于國之民而天下人心之同可知矣使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有不均之嘆是以平天下君子因此有個絜矩之道度其同欲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不惟有以化之兼有以處之使大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得隨分自足而無不均也

朱子孝弟慈已見上章此只引起人心之同以見必絜矩然後可平天下意蓋章內只明絜矩不復言教化蓋上使人興起者教化也下遂其興起者政事也若政煩賦重不能仰事俯育雖興起亦徒然耳是以二字緊承上文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當有絜矩之道蓋治國人之心不異于家則知天下人之心不異于國等語落下不得是以之解蒙引絜矩謂絜之以矩也矩字借來當心字看制物者度之于矩則物方制天下者度之吾心之矩則天下平註因其所同因天下人心所同推以度物〻字即指天下人度字內便有事以處之故繼之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蓋推己心以度天下人之心便各遂孝弟慈之願也推以度物三句連讀此正解絜矩意至上下四旁三句又以矩字形容彼我之間三句以貼出天下平故中間下個則字仇滄柱絜矩雖包理財用人但此處不重政下只除絜矩中三句不惟絜矩有着落而是以二字亦有精神

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節○絜矩之義何如。曰上之使我者或我所惡也便以此心度下之心而毋以使下；下之事我者或我所惡也便以此心度上之心而毋以事上；或所惡於前之先我者則以此心度後之心而毋以先後；或所惡於後之從我者則以此心度前之心而毋以從前；或在右者以所惡交我則必以此度左之心而毋以交于左；或在左者以所惡交我則必度右之心而毋以交于右。所謂絜矩之道蓋如此。嘗引此節虛設絜矩模樣未說到乎天下上，及章句繼以彼同有是心一句接人情順則相悅逆則易覺故就所惡上說所惡即是矩毋以即是絜矩胡氏人心本無間於己故曰是以己心之不異乎人故曰此謂

樂只節○是絜矩也能之則為父母不能則為天下僇詩云樂只君子寬為民之父母夫君子何以謂之父母蓋言君子能以民心為己心如饑寒勞逸民之所好也則因其所好而好之以使之必遂饑寒勞苦民之所惡也則因其所惡而惡之以使之必去是君子于民其心誠求之愛之如子矣民不愛之如父母乎能絜矩之效如此○上言勿施所惡則好之當然可知故此並承好惡好惡合理財用人然且空講所字見自己好惡做不得主胡氏誠意好惡一誠無偽此好惡一公無私家引玩此之謂三字并章句則是二字重在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句特是甚意以見能絜矩之效耳況詩本意原不以慈言朱熹若此之謂是傳者自加評論不是專釋詩詞集成時解父母不能遂而君子能遂之說非本意

節彼節○又是則其聽可畏矣詩云彼南山截然高大其石巖巖而險是孔赫赫然太師尹氏民俱於爾是瞻乃同上行私以致亂詩刺尹氏如此可見凡有國者為民所瞻必須常常謹慎此事要合人心若好惡猶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大僇矣不能絜矩之害如此○有國者推開說有天下者言不可不三字有警益重則貴益慘意象又慎字所該甚廣且慢說出好惡然正明好惡不可偏故下即繼辟字盤詳帶仍好惡方与下先慎不得眾引僇作辟字對上父母說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声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声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声○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

詩云節○觀於好惡同民則為父母好惡徇己則為天下僇民心之得失可知矣詩云殷先未失師時曾對上帝而為君道封殷師已喪失命便去今周宜以殷為鑒 …此蓋言君之命在天而天之心在民殷先主得民心

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

大傳之下民甚不可不之言如此。有國者推開說有天下者言不可不三字有望益重則豈益深意蒙引慎字所該甚廣且漫說由好惡然正所好惡不可偏故下卽繼除字蜜註慎推凡好惡方與下先慎不得衆引傳作長字對上父母說

失衆則失國。 喪去声 儀詩作宜 峻詩作駿 易去声。詩文王篇 師衆也 配對

詩云節。觀於好惡同民則爲父母好惡徇己則爲天下僇民心之得失可知矣詩云殷先未喪師時嘗對上帝而爲君迨紂殷師已喪失命便去今周宜以殷爲鑒峻命甚不易保的詩戒王如此蓋言君之命在天而天之心在民殷先王得民心則上帝眷之而得國殷後王失民心則上帝絶之而失國詩所以爲鑒也然則能絜矩則爲父母而得衆得国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国得失所繫不誠大哉。詩言帝命而以得衆失衆擧之者民之所在卽天也存陽未喪師卽得衆配上帝卽得国蒙註得衆得国兼成湯劉太甲守言蒙引玩道字盡瑰是釋詩本文註引詩結上文句因要醒得失二字意由耳下有天下數句方是傳者本意按此則上兩節意只繳在後饒氏註存此心謂存此鑒得失之心按配上帝註註以德言此註以位言然意亦相通儀作宜字

先慎節。觀国之得失由於衆之得失則絜矩誠要矣而絜矩莫先乎慎德是故君子必格致以啓其慎之端誠正以致其慎之寔慎修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慎德則有德有德則德之所被天下歸心此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歸莫非王土此有土矣夫有人有土又何患無財用哉有土則任土作貢而所出不窮此有財矣有財則国入爲出而所需不匱此有用矣得衆得国而自有財用理之必然也存疑此承上不可不慎說入財用來能慎德則能絜矩由是有人有土而不患乏財用矣或問言有國者固不可不慎而所當先者尤在于務格此則先字對上好惡不對下人土財用蓋慎務雖著在財用頭上其寔是弔起下半章之脉故後以忠信映轉又上互謂是故二字承得衆失衆下卽接有人有土緊相呼應先字對人土財用且與下本末相照存衆有務已包絜矩在內四此字言卽此便有不待外求惟此方有不容強致意蓋四者原乎天下所有必有務纔眞有翼註此節說入財用須鄭重財邊着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說加入新附聚其土而來歸入承載其土而不失財稍府庫用稍經費

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

德者二節○夫慎德自然有財用是德者国之大本也財用必由乎慎德是財者国之未務也若以德為外而不知謹之以財為內而必欲專之則民見上之橫征暴斂亦皆效尤相爭相奪是民本不要爭奪而上教之如此也

家引此從上看出本末二字以起下節意不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　本末亦原在本內當重德字串下講又呂晚邨此段專論財用德之本正對財之末正對德说上下文可見按此故章節慎德要在戒諸從嚴非幾不為利欲污染上講存参○爭則必奪而寔起于上之內末者教民模樣故曰施奪矣氏下民散悖出俱從爭奪上層層推出

是故二節○夫民既爭奪尚得有其民乎是故內末而財聚于上則民即爭奪而離散矣豈若散財于下則民皆愛戴而聚耶況乎民散者財亦不得終聚是故人君言悖理而出者則君有逆命民亦有逆詞亦悖理而入矣況暴征橫斂貨悖理而入者民有不起而攘奪亦悖理而出乎此財貨不能絜矩之失也

是故承上爭奪來重上句財聚處即民散處正與有人有土友看○是故又承上民散來重下二句上爭奪但以民自奪言此悖出方以民奪君言正與有財有用反看丘氏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入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

康誥節○觀於慎德則民聚內末則民散民心聚散而天命之得失可知矣康誥曰惟天之命不于常乎為常哉之告康叔如此盖言為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歸而得之若一不善則天命去而失之矣然則慎德而有人土則天命之得也內末而民散則天命之失也人君欲保天命可不慎德以盡絜矩之道哉

或問此只作承上五節不作結上五節盖此節雖承財貨寔串文王詩得失二字在內按結上文必將上文入講承上文只在過接處帶來盧氏有德而能絜矩則善得人心在此得天命亦在此無德而不能絜矩則不善失人心在此失天命亦在此按此善不善當兼德與政說天命得命即在民心上見故討曰由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者在內按結上文必將上文入講承上文只在過接處帶來盧氏存私而能絜
矩則善得人心在此得天命亦在此無私而不能絜矩則不善失人心在此失
天命亦在此此善不善當兼私與政說天命得命節在民心上見故訂曰由

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此言之字道字亦只當說稱書殺律上版私內未但字求處我見足又兩之字
言兩則字正見不當意然耳矣字則不當正在失處見
楚書兩節○不外本內末覇者亦有然矣昔趙簡子以白珩問楚王孫圉對曰
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善人以爲寶蓋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通典
故故楚國寶之觀此言是亦知善爲本而財爲末之意也秦穆公勸文公反國舅
犯教文公對曰亡人無以得國爲寶惟以愛親爲寶是有親喪而興兵爭國雖得
國不足寶也觀此言是亦[illegible]仁爲本而財爲末之意也况乎天下者可內末哉
此二節玩章首連上理財講益兩先以爲寶見不內末意饒氏以上兩寶字結
上財用而惟善仁親又起下用人但仁親與用人先關照註爲叉
秦誓節○然豈特財當絜矩哉用人尤當慎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貌觀
之斷斷然質誠純一若无他技能者乃其心則休休焉廣大寬弘如物之至大者
无所不容焉有容如何見人有才能則若已有之必欲盡其長見人彥聖之後則
心誠好之不但如其口之所出是寔能容天下之才私矣有臣若此必能汲引善
類用能保我子孫長享富貴保我黎民常享太平庶幾有利于人國哉若不良之
臣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恐其勝己便妬忌而憎嫌之見人之彥
聖恐其同升便沸抑之使不得通達是不能容天下之才私矣將見傷殘善類進
用匪人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危殆人國哉秦誓所言如此
此舉可好可惡之人以起下節好惡張本若有設爲冀望之詞蒙引一个臣不
必依盧氏從孫獨立無朋黨之謂蓋下文無此意只盧說按一个臣包下兩種
人只論他不論私斷斷无技連讀无他技亞形容其斷斷无炫飾曰誠无枝葉
曰一只就外貌說无他技他字宜玩大臣稍露才揚己如身上反添一贅猶有
才不用正見誠一之至盧氏休休有淡然无欲又粹然至善意存疑如有容是
形容其心休休不可說開去蒙引心之容物无多故以物之有容者狀之又一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
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国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无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說休休難以形容故曰如有容不作如物之有容存參有技五句正與有容之寔是能容與如有容相應以能者以此故能也是着力字媢嫉者忌其所長惡則并其人惡之彖引不啻若已出重于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重于媢嫉以惡蓋兩臣皆以其賢之大小而各異其待之之心又存洨保子孫一句黎民連下讀於尚亦二字明白存參

唯仁節○夫容賢和国所當好也妨賢病国所當惡也唯仁人至公無私見媢嫉之人則放置流徙不使在朝廷且又必驅之四夷不許同居中国夫妨賢之人既在所惡則容賢之人必在所好矣此所謂唯仁人能愛人故能惡人也蓋好惡之極其公而能絜矩如此○上節二項並列已包當好當惡意但休休者難容媢嫉者易合非至公無私者不能節惡以成愛彖引節或知惡之但必放流之又必迸四夷方為仁人之能惡照下節便見按放者安置一方流者遣流不返從來大好按間散地未嘗不覩朝廷意冋以圖進用之机故必如此方斷絕得種子彖引王彥謂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尤所以安君子能愛正在能惡上見此說盡有理但引孔子成語不容去能愛人句丈于子下文好惡俱平則愛人尚多許多括植愛生非去惡人便為愛人按此只承上接開後講淺說落下云節此惡人○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甚活妙按仁人不蔽于私故明足以別賢好不撓于欲故斷足以神與錯又一說知勇皆不及尤見惟字意

見賢節○若未仁節不能好惡矣容賢之賢人明知其可好也而不能舉用節舉而又遲疑延緩不能及早用之是以意忽之心待賢人非命而何妨賢之不善明知其可惡也而不能退黜節退而又優柔容隱不能遠遠方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非過而何此好惡介于公私之間而不能絜矩者也

二見字重節註知字見賢不用見不善不退其害更甚于不見四不能正與能愛能惡能二字相反全是私意牽制懸緩解怠字命字從養好同過字從□過譜

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无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一見字重即註知字見賢不用見不善不退其害更甚于不見四不能正與能
惡能惡能二字相反全是私意牽制悠緩自命[illegible]
先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失如云失刑也
好人節○夫一人之先不遠猶知所好惡也至若妬賢之人人所其惡也却喜其便己
之私而友好之容賢之人人所共好也却嫉其梗己之欲而友惡之是謂違拂人
之本性菑害必及其身矣蓋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絜矩者如此
不曰拂人情而曰拂人性葢好善惡惡之情本于有善無惡之性也拂處便是
菑身字對子孫黎民以見禍之尤酷蒙解有臺節言好賢之公節南節言好惡
之私但前好惡所該甚廣此就用人上由言好惡公私之極蓋用人所關尤大
也註故云明上有臺節南山之意存疑謂前好惡猶未極至此乃中其極不是
大道節○夫理財而必慎德用人而必仁合可見人心天命之得失未有不自君
心決其幾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大道必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無違眞
心寔意與天下相通方能量度人情斟恤周至便得此大道大道得則得天命而
因以得家者此也君驕肆而矜誇自尊泰肆而縱侈自恣則閭閻疾苦漠不關心
所行必橫征所用必掊克豈不失此大道大道失則失天命而因以失衆者此也
平天下者可不慎德以勉于忠信而盡所以絜矩哉
存疑是故二字總承理財用人來按說約專項用人主辰會識遵之皆斥以註
無明文也蒙存天道即絜矩之道全在操納及廣上見其大本言治人而兼荷
兼脩已者治人離不得脩已也此何只大學說下尚有驕泰一邊故註訓以位
言發註忠信驕泰俱屬心主已以心言物以理言盡心者不欺其眞好眞惡之
本心循物者克符其當好當惡之是理故得大道矜高者氣盈藐其公好公惡
之心侈肆者越稜違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失大道存疑朱子忠自裏面發出信
就事上說只一理而有內外之分蒙引分屬人已是認物作人了不是驕者務
外自高不盡已心泰者侈然自肆不盡物理正與忠信相反又既矜高則必侈
肆亦康說參蔡氏忠信即誠意乃絜矩之本按必有盡已循物之心然後能行絜

加切甚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
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
登反○呂氏曰国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

已度物之政無忠做恕不出又前言得失已盡此則言其所以得失者在此衡
失字輕兩以字重大全須合前兩得失言初言得衆失衆切矣次言得命失命
又切矣此言忠信驕泰見民心向背天命去留得失總决在心上所謂善益加
切也又註天理存亡之幾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而
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此得失言忠天理存亡之幾幾即誠意章幾字
生財節○大人王国不可以財爲内然財亦国家所最急者要其所以生財自有
大道蓋財者産于地必嚴禁游惰乃農工商賈使各有常業是生之者衆務者出
于民必裁革冗員使不至耗食是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與作必待農隙使民
及時力作是爲之者疾用度當有定規所出之數必量所入之數是用之者舒夫
生衆爲疾以開財之源食寡用舒以節財之流則国家之財永無不足之患矣生
財大道如此○大道對聚歛小術黄氏謂即上大道中之一事不可從四之字俱
指財言恆足指国用然亦本足民求恒兼當兼豐歉説蒙引註無游民無位
從別入說故用二者字不違時量由入從自巳出故用一之字
仁者二節○仁者有大道以生財不專利於上因是天下歸心而安處尊高之位
是以財發身也若不仁者不知生財大道而以身發財哉何言乎以財發身也
蓋上之愛民爲仁民之忠君爲義未有爲上者輕徭薄賦崇本節用既好仁以愛
其下而爲下者不輸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己事必
爲之竭力圖成未有好義而從上之事不終者也且既好義則視君財如己財必
爲之防護保守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豈非仁者之善理財哉
散財即以大道生財而不聚斂便是仁者即慎德忠信之人發身即在得民上
見不專利則民天下愛戴似此身尊顯卽從散財上起故曰發身須照下節想
出意義下句輕帶○此節申上以財發身意言仁者雖散財而究未嘗無財上
好仁何提起好義以下直貼到府庫句好義就民言此章究竟說到好義財其依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忘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

好善來終事只引起守財不重章句逓下自明至
上者翼註力出于民皆具不自愛況財由于者敢生覬覦側下甚妙
岳秋所○利又可用聚歛之臣乎孟獻子曾曰畜馬乘之家已有俸祿不當又察

貝之事利欲民天下受戴似此身會顯於從散財上起故曰發身須照下節想

出意義下句輕帶○此節甲上以財發身意言仁者雖散財而究未嘗無財上

好仁何提起好義以下直起到府庫何好義就民心上說見究終畢財其承

好善來終事只引起守財不重章句遞下自明○引其事其財兩其字皆指在

上者翼註力出乎民者且不自愛况財自乎君敢生覬覦側下甚妙

孟獻節○則又何用聚斂之臣乎孟獻子嘗曰畜馬乘之家已有俸祿不當又察

雞豚以侵民之利伐冰之家俸祿越厚不當又畜牛羊以侵民之利至于百乘之

家既有百姓賦稅其祿又厚于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尤不當畜聚斂之臣額外

剝取民財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府庫之臣盜臣止傷已之財而聚斂之

臣則傷民之命也獻子之言如此豈獨為有家者訓哉此謂国不當私利于已而

以利為利只當公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

蔡氏上二節分明是以義為利了然人主卒悖義趨利者則聚斂小人悞之故

引獻子重在不專聚斂之臣按此謂二句挨開在平天下者說上利字指財用

下利字指利益上節義字自民言此義字自君言蓋義者宜也上之人于理于

分本宜愛育黎元誠知此義則發身守財利莫大焉此此謂只就道理上論蓋

獻子宜有之意只不忍傷民意居多尚未較及害處又七初試為大夫君賜車

得駕四馬故曰馬乘伐冰本有国之事卿大夫以上亦得取于公家喪用冰以

寒月祭用冰以防失味變色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大夫有采地可出兵車百

乘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長国節○况以利為利又有害乎為国家君長而專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欲借此

千進倡為富国之說以投其所好也彼人君不察而反為善之不知小人使治国

家專事聚斂失人心干天怒勢必天災人害紛然並至此時雖有善人起而救之

而勢重難返亦無可救矣利之害如此此謂国不可以利為利而必以義為利也

誠能退小人進君子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願遂

矣天下有不平乎哉

此申明以利為利之害以見聚斂之臣決不可畜提出長国家便見父母具瞻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之責曰自者咎小人倡道後心曰使者咎人主假借大柄以君爲彼外之之詞
之字指小人或問善之賞其納忠盡其任怨天菑天変之須人害兵戎之須此
此謂全在利害上論

中庸字音辯誤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離力地切音利與麗同誤讀犁而不能期月守也註期月匝一月也匝作答切音入声本系帀俗作匝則拳拳服膺註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泰劵勇切豐上声本作奉俊人傚加手著職略切音灼白刃可蹈也刃而震切忍去聲音認素隱行怪素作索山責切音色詩云鳶飛戾天鳶子權切音袁造端乎夫婦造在早切曹上声非去声睨而視之睨倪制切音詣傾者覆之覆方六切音福誤扶富切浮去声禘嘗之義禘大計切音弟誤帝蒲盧也註而蒲葦又易生之物葦鳥賄切音委誤圍敬大臣則不眩眩于眷切音衒誤讀玄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註則德之所施者博施式至切音試凡設施之施平声施與之施去声多混讀言前定則不跲跲極葉切音竭註跲躓也躓與疐同誤質誠者天之道也註渾然天理渾胡本切上声誤平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註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无息之功用去声重也復扶候切浮無不覆幬覆敷救切音副誤浮去声幬徒到切音道又徒刀切音陶衣錦尚絅絅涓熒切音同高又與褧同闇然而日章闇烏感切庵上声又烏維切音暗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註莝斫刀也莝下臥切音剉斫職略切音酌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中庸癸字辨　素作索　辟如行遠必自邇譬同后辟字多倣此

素隱行怪　樂音洛　憲憲令德　憲作顯

樂爾妻帑　示視同　既稟稱事　既作餼

其如示諸掌乎　卷作拳　裁及其身者也　裁古災同

一卷石之多　隊音墜　奏假無言　假格同

霜露所隊

中庸句讀

喜　怒　哀　樂　之未發　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　隱惡　而

揚善　天下國家　可均也下三句同素隱　行怪　遯世不見知　而

不悔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　必自邇下句同保佑命之　夫孝者　善繼

人之志　仁者　人也下句同知　仁　勇　三者　去讒　遠色

賤貨　而貴德　凡事豫　則立　不豫　則廢　誠者　天之道

也　誠之者　人之道也　誠者　自誠也　而道　自道也　誠

者　物之終始　誠者　非自誠已而已也　日月星辰

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雜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

也 誠之者 人之道也 誠者 自誠也 而道 自道也 誠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者 物之終始 誠者 非自誠已而已也 日月星辰
繫焉 黿鼉蛟龍魚鱉生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下四句同 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也下四句同 苟不固聰明
聖知 達天德者 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 無聲無臭
至矣

中庸字辨

庸旁點非 須從湏非 臾從臾非 離從離非 隱從隱非 微從微非 喜從喜非 達從達非
懼從懼非 揚從揚非 兩兩通用 端從端非 陷從陷非 回從回非 服從服非 均從均非
祿從祿非 蹈從蹈非 壯從壯非 寬從寬非 爵從爵非 報從報非 衽從衽非 倚從倚非
半從半非 婦從婦非 躍從躍非 改從改非 朋從朋非 宜從宜非 謹從謹非 敢從敢非
怨從怨非 高從高非 卑從卑非 神從神非 壽從壽非 覆從覆非 憲從憲非 纘從纘非
葬從葬非 繼從繼非 器從器非 奏從奏非 策從策非 取從取非 勇從勇非 恥從恥非
凡從凡非 懷從懷非 侯從侯非 讒從讒非 稟從稟非 稱從稱非 送從送非 危從危非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聘從聘非 往往非俗作 獲從獲非 博從博非 審從番非 贊從贊非 參從参非 將從将非
黿從黽非 徽從徵非 疆從畺非 辰從辰非 繫從繫非 華用華非 卷從卷非 石從石非
禽從禽非 勺從勺非 黿從黿非 鼉從鼉非 蛟從蛟非 龍從龍非 鼈從敝非 蓋從盖非
溫從溫非 斁從斁非 默從默非 書從書非 說從說非 望從望非 蚤俗作 聰從聰非
膚從膚非 臨從臨非 莊從莊非 容從容非 淵從淵非 貌從貌非 執從執非 風從風非
潛從潛非 鉞從鉞非 恭從恭非

中庸全旨

此書是子思述　夫子之意以立言一篇分爲四大支首章第一支下十章引　夫子之言以終首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　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子思承上章　夫子天道人道之義而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而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雖四支實一支也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因前章極至之言而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事以馴致其極雖四支實一支也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怳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若溪范　翔參訂

受業 沈世楯　王秉元　江　發
朱九斗　吳吉文　邵士秀
吳有文　黃繼善　歸爾瑜仝校
葉鴻涯　江　秀　閔彥章
姪　應兆　汝霖　汝夔

中庸總論○首章總言末章總結中分三大支次章至十一章為第一支本中和立中庸之名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孔子舜顏張巳折衷之費隱章至哀問政章為第二支言道之費隱叙群聖而以孔子論政繼之誠明章至經綸章為第三支本誠身以言誠反覆天道人道而歸其統於仲尼因以至聖至誠總眷之末章復申首章之旨首章從天說到人末章從人說到天互相發明總之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

天命全旨○通章總爲道而發分四段看天命節溯道之原道也者三句著道之切戒愼二段言君子体道之功致中和一節極言道之究竟總註甚明

天命節○子思明道之本原曰天下之人莫不存性而性非外鑠也天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而人受之爲仁義禮智之德焉是性原於天天命之謂性也天下之事莫不有道而道非强為也性中萬理俱備人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間自有當行不易之理是道根于性率性之謂道也若夫聖人教教以範天下則有教而教非强人本能也性道雖同而氣稟不齊聖人因人所當行之道而品節之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是教因乎道脩道之謂教也性道教之名如此○性道教人多錯認故推本言之宜用逆提存疑道字提起性者道之所自出教者道之所由成故下只挨道字朱子性就人身上指出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者故註以理言若兼言氣便於率性之道說不去修命如諸動性如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職在命字有責成意存焉率不是用力字章句各循其自然最妙必率其自然考方是道此最可會些善之者修訓品節品是級也節限制也道自有天然等級限制聖人不過因此立教按礼樂是化民之教刑政是防民之教註著此四字方見不只聖人自修都自備已在聖人二字內了聖人兼作君作師

道也節○天道既原於天率乎性可見道也者人當分身體之雖須臾之頃不可離也若其可離則是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謂也道不可離如此因教人道之者當如何致力乎是故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待目有所睹而後戒慎也即目未與物接而其心亦常戒慎而不可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後恐懼也即耳未與物交而其心亦常恐懼而不敢忽此乎時存養之功也○道也者三句須照總註作冡二段小註將不可離三句對莫見二句以是故與故字各承上文不必從註須臾三字原該寂感下不睹聞與隱微俱以須臾言而戒懼慎獨俱須臾不離道處也玩道也者三字直指率性謂便透下不可離意冡引不可離是人不可離道身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可見有可離非道言是道便不可離可離便不是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賦之取切蓋外物有時不用道無時不在此若或問人力私智之所為便解不去冡引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惟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亦須戒懼不睹不聞節是未睹未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睹聞也胡氏饒氏就以不睹不聞為須臾大泥仇滄柱不睹不聞就身所歷之時言其謂道体無形無聲也者看兩所字者謬且意重戒懼亦不重不睹聞朱子不睹不聞不是合眼閉耳只是萬事未萌時要提醒此心戒懼即伊川所謂敬也不要說得吃力按視自內出故曰戒慎聽從外來故曰恐懼

莫見節　君子固當存養之功矣而更有切要於省察者如今人隱方萌心曲至隱也一念至微也然道未形而幾已動或善或惡自家甚是明白是天下至見莫過于隱至顯莫過於微矣故君子既常戒懼而于此獨知之地尤加謹焉不使一念之不善滋長於隱微之中此節言省察之功也冡引焉暗處指心曲言微細事指一念言註事字不必泥隱微只是一件被饒氏謂隱自不睹說微自不聞說來不貼存養註莫見是不必顯是不必晦猶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莫見節　君子因當[illegible]養之功矣而更[illegible]必當謹者如[illegible]方萌心曲至
隱也一念至微也然道未形而幾已動或善或惡自家甚是明白是天下至見莫
過于隱至顯莫過於微矣故君子既常戒懼而于此獨知之地尤加謹焉不使一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念之不善[illegible]長於隱微之中此[illegible]時省察之功也
崇引[illegible]暗處指心曲言微細事指一念言註事字不必泥隱微只是一件[illegible]
氏曰隱[illegible]不睹[illegible]不聞看來不貼存養章註莫見莫[illegible]不必晦[illegible]
氏[illegible]惡[illegible]不[illegible]逃此心之靈所以此際尤昭灼若發之既遠則他人十目十手指
視而已友有不也[illegible]引上只云不使離于須臾之頃此云離道之遠者玩
以至二字是語其勢所必至耳史氏謂不睹不聞時不戒懼此特須臾離道猶未
遠若已發不謹則非特須臾而離道遠此說不是蓋上文須臾二字所該甚廣
此言須臾太輕了按此愈知須臾不專指不睹不聞矣九滄柱[illegible]動靜不
知戒慎是乎時存養原合始終久暫言之以不睹該所睹以不聞該所聞玩討
常字雖字亦字可見慎獨乃方動之初再加省察玩註既字尤字只執中而出
際要工夫以見上節方是須臾不離道兩節宜相承慎獨原對戒懼不過存發
止節所睹所聞以極究不睹不聞非只志靜時下節有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
之始尚未說到見顯亦非全屬動時故章句都兼動靜字人所以分動靜者只
因致中和註自戒懼兩段差來不知彼是截戒懼屬致中截慎獨屬致和既欲
分屬自當由靜之終動之始言之豈可因彼錯認又或發總註存養省察似分
動靜不知終食无違存其心存養原不主靜時
喜怒節○君子体道之功固知道不可離矣然道之所以不可離者正以斯道体
用之全不外吾心之性情也蓋喜怒哀樂人所共有之情當其未發不見順逆何
有喜怒不見欣戚何有哀樂此心不着一物无偏无倚恰在中間斯謂之中及其
已發順逆感而喜怒形欣戚感而哀樂形无過不及都與當然節度不相乖戾斯
謂之和然道中和所該甚廣中即天命之性道之体也渾然之中萬理咸具于交
萬代皆由此出為天下之大本也和即率性之道道之用也四達不悖而天下之
大古今之道莫不共由乎此為天下之達道也夫中和為吾之性情而道之体用

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卽在是使未發不知所以存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已發不知所以察之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蒙引此節推原所以不可離之故胡氏謂道在人心本不可離是悞解註道不可離之意不可從翼註上兩節言体道之功君徑接未節更順而此節又申論者蓋欲透出中和二字以起下位育耳中者渾然在中不落方所非如偏倚之各向一邊沖然天命故以中名節者天然限制原是未發中所具隨性而動與本体毫无拂戾謂然率性故以和名存疑中節要看得細如當喜而怒固是不中節卽當喜十分喜到九分便是不及喜過十一分便是太過饒氏必皆中節方謂之和如四時春温夏煖秋凉冬寒一時失宜便是沴戾按諸天下二字下天地萬物已從此伏根上天下指天下萬理言下天下指天下人情言蒙引夲性之道道字對性教言爲萬理之名日達道道字對大本言爲和字之名狀存疑不以惻隱羞惡等言情而以喜怒哀樂言情者於位育獨切也聖人喜極其和而天下皆勸怒極其和而天下畏哀極其和而天下皆寡得所樂極其和而天下樂利已偏朱子謂世間无一事不繫在喜怒哀樂上也

致中節○唯其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君子於是盡其戒懼之功自睹聞以至不睹不聞之處无一此偏倚是謂推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盡其謹獨之功自隱微以至應物之處无一些差謬是謂推和之極而達道行矣夫吾心之中和卽天地同有之中和也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將見七政不從四時不忒山川岳瀆各得其常而天地莫不位焉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動植飛潛咸若其性而萬物莫不育焉至是則天命之性自我而全率性之道自我而行而脩道之教亦自我而立矣体道之功可不勉哉

史氏章句兩自字而至於字是推而極之意約是自外收斂入內精是自內審察出外无少偏倚无少差謬无不全盡致極謂極致是也其守不失无適不然

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无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徳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无少差謬而无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史氏章句而自字而至於字是推而極之意約是自外收斂入內精是已內審
察出外無少偏倚無少差謬無不全盡然後謂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

中和是其一体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
体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未嘗間斷謂之致是也依傍得非有加于其而章句約之精之意言
失純密無間如此蓋致字訓從是方見克滿分量若只從性中說出天地萬物
六部猶是原始不是窮終存疑中無容著力章句至靜至字輕與典子應物字
對可見須着以至二字存於中和兼致已是祀格與和政平刑清不能位
至不是立虛語呂晚邨註蓋天地萬物六句是推所以位育之故非位育之美
觀不故其二字可見朱子位育兼以說堯舜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是位育之實
事孔子明道萬世綱常不墜是位育之理集成指理言方說得包羅若專指帝
王他人便說不上按滄柱指帝王邊說存疑未發之中体一已發之利用
殊胸中先無一物然後發得甚當故致中工夫尤重於致和周子曰主靜立人
極此體立用行道理

仲尼章子全旨○堯舜授受不過一中孔子恐人視為高遠故於中之下倡一庸字
而子思即以名篇首標仲尼明所宗旨也提出君子小人乃于古學術之辨甚
子中庸句包全部上節言体道離道之人下節言体道離道之寔是

仲尼節○子思引孔子之言以釋首章之義曰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
之理也雖人所固有然惟君子為能体之所存所發一依乎中庸之本然若小人
則所存所發全與中庸違背而反中庸矣

朱子不偏不倚是未發之中無過不及是已發之中按此照下時中且在夫子
口內未常推言未發當貼已發一邊蒙引本文中庸屬君子而章句解作道理
者推原道理本自中庸也体字照反字看体者依其本然反者不依其本然亦
此看則天命所當然句亦有着落按即君子即是中庸纔說小人便是反中庸
直講下方不礙下文法之亦據現成說下時中方着工夫

君子節○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所存者既有君子之德而應事接物
又能隨時以處中此所以為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所存者既有小人之

故於此合而言之
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
實体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
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爲無忌憚之心而應事接物又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上是圈圈言此乃指實言故章句加所以二字蒙引朱子謂君子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不全無忌憚者亦有之故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因以兩又字貼兩而字分析甚明徂本旨章句中無忌憚邊佐滄柱有君子之德以平時存養於未事者言隨時處中以臨時致慎乎爾事者言合兩層方見本末詳盡又戒懼在時中前一層愼獨正指時中上說觀中節處緊承愼獨可知中節即是時中故章句只說戒懼而不及愼獨又晚節戒懼本兼動靜時中無適不然亦在統体上說戒懼正謂時中非推原平日子參許東陽謂時處中正用工夫處時中有兩意一事有一中不可偏向同一事而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爲中不可固執按無忌憚就行事上說對時中不對戒懼又此小人亦自托聖賢之列要學圓融以遍貌似時中然君子用之爲時中小人用之即無忌憚須在心術上看考按註知其在我三句推原時中上一層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又註隨時而在是本体隨時處中是工夫無時不中是後一層又通節作孔子語以章句前六句爲正解我見存語不當入孔子口中又惟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存參又存疑章句戒愼恐懼是補時中一截而不屬自君子之德而觀或問云君子爲上戒愼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上隨時得中尤明白尊註亦謂君子小人本是人品註作心歧彷者入品惟在心術耳按此說較捷但與註異存參

中庸章全旨○饒氏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上之仇滄柱知愚賢不肖之過氣質之偏變化之亦可入道獨小人判然氣味不同故于次章淺別出君子小人按此則此章承小人反中庸之說非是

中庸節○子思引孔子之言言天下之事過便失中不及便未至皆非盡善之道惟中庸無過不及乃天理人情之極致盡善盡美而無以復加者也此理人人都有但脩道之教既衰人各拘于氣稟囿于習俗而所知所行太過不及鮮能此中庸……人……○三節中實兼体用此章就用言故註只云無過不及無過不及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

都有但脩道之敎旣衰人各拘于氣稟囿于習俗而所知所行太過不及鮮能此
中庸者已久矣○上章中庸兼体用此専就用言故註只云無過不及无過不及
只解得中庸二字若至字又稚開作贊詞言中庸爲天命之正古今聖凡所共
由歷萬世而无弊故謂之至集成艮字照註雖指在下之人說盖世敎衰則在
上者亦不能中庸已不必言能字兼知行鮮字解在下章只虛說反照須臾固好
但不久夫子口中接論語說德是行而有得於心已就人身上說故能字可省
此首句只贊中庸道理且照下章許多能字說故多一能字
道之至旨○引聖言以剖上鮮老之故皆因氣質有偏以起下六章意上節推不
行不明之由不重重鮮能知味句盖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由於此
道之節○中庸何以鮮能也子曰道本是常行今乃不行于天下也我知其不行
之故矣盖人須知得方可行得今則智者務求隱僻而知過乎中既以道爲不足
行愚者安于昏昧而知不及乎中又以道爲不能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本
是常明今乃不明于天下也我知其不明之故矣盖人須行得方可知得今則賢
者好爲詭異而行過乎中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安于卑近而行不及乎中又
以道爲不能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註中字爲本文過不及言不行不明屬
道說饒氏若將賢不肖貼行知愚貼知則人皆曉得惟人皆不知夫子獨知故
有此嘆按知行相因必知之眞而後行之至必行之至而後知之明集成賢智
甚於愚不肖玩章句既字又字語氣亦有低昂一有惜之意一有憫之意
人莫節○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雖是他資質如此亦由不察之故今人莫不飲
食也鮮有能知其味也不察其味之正故凡所飲食皆不暇擇而失其正不察夫
道之中故凡所知行皆流于一偏而失其中若加明辨之功以察之則必脩而就
必企而及矣不狥一偏之質也道豈有不明不行哉
此節有望人致察意兼承知行非以知字單承不明作証也蒙引知字當察字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声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敎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看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下是以二字而或問亦云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過不及是資禀之異此則警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存疑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前不可須臾離稍異言道雖不離乎人顧人自不察乎道皆知不察是道在日用之間愚不肖不察是道有當然之準是以所知所行流于過不及而道所以不明不行也呂晚邨上過不及乃道所以不行不明之由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由飲食不作譬喻亦不徑作道只即易見者以曉人兩也字意味深長伊滄柱味在飲食之內初不難辨但飢渴者甘飲甘食而不知正味醉飽者貪飲貪食而不知正味其中亦有過不及之弊蒙引以飲食烹調得正亦一事之無過不及故以爲中道之喻此反說味之難得其正非責人不察其味於本文未合

道其全旨○黃氏[illegible]道之不行由於知者過愚者不及故舉不行之端以起下舜之知而後道可行也按此專承智愚一邊以起下大知饒氏只承鮮能知味是通承知愚賢不肖不惟知行籠統且知味知字与章句明字亦不合

道其節○道之不行由于智者過愚者不及子曰道固人之所當行與所能行也而世人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道其不行於天下也夫本嘆人不行道却說道其不行其字內無限寓意言其不行者固有不得辭其責者在分明看子不明說但夫子口中只虛說註不過聯絡前後章旨耳

舜其全旨○此引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通節以明道爲主重大知上黃氏問察隱揚能翕受執兩有定衡用中無留滯總是大知按語氣從問察直起到用中住極狀其虛中無我處末句總承或問不自用則非知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之不及

舜其節○然則道何以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可行也子曰人非明智無以見道然知有大小者舜其大知也有可以見之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識有限耳則切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声與平声好去声○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切然好問於人而所問雖淺近之邇言亦好去細細審察其言之不當理而惡者未嘗宣露以沮其來告之誠於言之當理而善者必表彰以堅其樂告之心然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

非愚之不及
舜其節○然則道何以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可行也子曰人非明智无以見道
然知有大小唯舜其大知也与何以見之天下之理无窮一人之識有限舜則切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声與平声好去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切然好問於人而所問中雖淺近之邇言亦好去細細審察其言之不當理而惡者未嘗宣露以沮其來告之意言之當理而善者必喜顯以堅其樂告之心然言之善者固所稱許而其間或有說得太過說得不及未必合於中也于是就衆論不同中持其兩端以權度求其至中者而即用之于民夫論舜者必謂濬哲文明高天下而不可及也孰知不自用而取諸人者乃舜之所以為大知乎呼此知之无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大知照章句不自用而取諸人正与予知相照不必以下数句從大知而能然来註以其二字可見又晚邨謂舜自有知之本不專靠問察學存參察從問來問是問于人察是察乎已邇言淺近之言非淺近人之言也因黃氏詢于芻蕘備問下民之說遂謂問於芻蕘因有用民之由于民之說不是陳氏隱惡見廣大能容揚善見光明不蔽蔡氏聖心有善无惡故惡投之即忘善投之即契蒙引兩端本首尾以該中間只是個甚止二字如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厚以至極薄所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也其問不知孰為過孰為不及孰為中須兼總衆說從頭徹到尾擇其說之至當者用之非去兩頭只取中間如子莫執中之謂翼註執持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按用中謂用其所得之中而加于民不是用民之中益執其其字承善用其其字承兩端非指民說也此句已貼行但行即行其所擇故註仍繳重知上仇滄柱徐山章指側陋時言取善囊統始終言此章專就天子時說以聖人為天子而問察如是尤見不自用且用中於民明指居上者言

予知全旨○黃氏前章道之不明起于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故此不明之端以起下回之仁而後道可明也按此專承賢不肖一邊以起下文因予知与大知相反故亦曰承上饒氏擇固是知然能擇止在乏守上見不乏守畢竟是知之不眞故此節仍重知上

予知節○道之不明由于賢者過不肖者不及夫子曰今人与之論事皆曰予有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声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知也乃見利不見害被人驅在罟擭陷阱中而莫知所避豈得爲知乎今人与之論理皆曰予有知也乃辨別中庸道理到不得一月間就不能守此与不知避何異豈得爲知乎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不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以上段虛起下段上予知謂能料事于未然下予知謂能析理于毫芒擇字淺看如云亦曉得中庸道理好只緣不眞覺見識故守亦不堅牢

回之全旨○此引回之能守以見道之所以明通節以行道爲主重服膺弗失上效句遞下隨擇隨得隨得隨守无兩層或問能擇則非賢之過能守則非不肖之不及

回之節○然則道何以明必知回之能守而後可明也子曰中庸之理人不患擇即擇亦不能守獨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辨別以求至當之理及隨所擇而得一中庸之善則躬行實踐拳拳然奉持心胸之間而不復失之矣回之能守如此所此行之无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爲人二字不虛從道之不行章生眞之粹而又能密說黃氏謂語畧而意詳也擇字須看得細中庸雖渾然性体而散見于萬殊必須隨處体認愈析愈精饒氏毋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不是只守一善按毋字甚妙免滯沫得一善只作過脉重講不得又擇守各兼无過不及言本節固重守邊但力行士夫原本于知故註補眞知之句但擇屬知弗失屬行原有知行意不必于本文外另補出知按此則註眞知句只反照上予知說不必葛藤集成能守畢竟從知之眞上來故註單言眞知之

天下全旨心承上若知不如舜仁不如回中庸便不可能所當以勇輔知仁也故必如下章之强始有以勝其人欲之私下章註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句正与此句相應胡氏要必求精仁必求熟便是知仁中之勇正起下章說勇意

天下節○迫必如舜之知而後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明則中庸之不可能審矣子曰天下先誰能之事而有難者之理如天下国家未易均也然不論當理与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擧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无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與此句相應胡氏曰又必求精仁必求熟便是知仁中之勇在起下章說勇意
天下節○迫必如舜之知而後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明則中庸之不可能番
矣子曰天下非難此之事而有難者之理知天下国家亦易均也然不論當理与

不當避而但要處置得去則亦可以均之爵祿未易辭也然未論當辭與不當辭而但以不就爲高則亦可以辭之白刃未易蹈也然不論當死與不當死而但以輕生爲勇則亦可以蹈之皆不爲難惟是中庸之理日用常行似乎容易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不可以資質勉強爲之須是要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寔難也○存疑註知仁勇不宜入夫子口中可均如管仲治齊蕭何相漢可辭如晨門丈人可蹈如召忽子路三者皆出中庸均如辭之協和文之懷保辭如孔子不脫冕孟子不受萬鍾蹈如龍逢比干朱子三者恰好亦便是中庸中庸忌些便過綴些便不及難得恰好亦偕桂不可能只就中庸本體上說只以前民鮮能後聖者能通看便見恐阻人意尚落一層存疑註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二句義不精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雖由此理卒而此心未免出人欲故必義精仁熟然後無一毫人欲之私

問強全旨○中庸雖能只爲世人変壊不知吾性中至剛至健自有眞強南北以勝人爲強君子以自勝爲強意重末節

子路三節○能中庸者必須眞強吾子路問曰上如何爲強夫子知其發問之意在行行之強而先詰之曰強有不同有南方之強有北方之強有汝斈者之強不知汝所問者是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汝斈者之強與○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爲氣習所移強曰而強全要他在自家身上識取本來面目末節正應此句

寬柔二節○何謂南方之強如人有不及處我教誨之卽不率敎也只含容巽順去化導他甚而人有橫逆之加我只直受之雖不當受亦不報復此南方之強也蓋南方風氣柔弱能以含忍之力勝人此猶近于忠厚故君子以之自處焉是不及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何謂北方之強衣兵甲胄凶器也彼則恬然安處雖以此戰鬪而死亦無厭悔此北方之強也蓋北方風氣剛勁能以果敢之力勝人然純在血氣強者以之自處焉是過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不及亦有之○當論者如社有未至心有所挾無受教之地有為强之事之類無道亦有當報者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之類不當報亦不報但是有意含忍其教教在寬宥而不校不同○死而不厭與上句連看兩居之是以其强自處非居其地也註道字事字有低昂意引强者方是勝人之名故下節節有勝人字末節自勝則不期勝人而自勝人矣南北二節只說得一箇過不及與末節絕非其類然亦總歸于過不及

君子節○故君子自有義理之强焉如處人貴和然和者易至于流君子藹然可親而其中自有主張決不肯隨波逐流盡去圭角其不流也是擇乎處人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處已貴乎中立然中立易至于倚君子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決不致欹邪傾倒着一邊其不倚也是擇乎處己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人當未達時亦能自守及其既達未免變其所守矣君子當國有道必以行道為心一不肯便生驕溢變不達時之志行其不變塞也是擇乎處達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人處順境時亦能自守及至困厄便至喪其節矣君子當國無道只以義命為主即到十分難堪亦不肯改平生之節操其至死不變也是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學者之强將如此非汝之所當强者哉

分人已窮達四乎看和與中立字輕與有道無道側看强字全在四不字上見蒙引上兩句兩而字是轉語捩中立者獨持一見特立其中有四旁無助之意然勢孤易倚至羣扶謗後易倚于私智如始則高暉到後不免汚濁之類中立猶未是强必不倚乃為强據不變塞是富貴不淫至死不變是貧賤不移威武身已出仕故言未達身未出仕故但言生平饒氏四者一件難一件到至死不變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地位存疑四不字皆兼擇守意此是成德後擇守本勇足勝私求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蔽乎物而不能擇奪乎物而不能守元一毫人欲之私就平日言能擇能守執强其言必平日無一毫人欲之私

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强强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按

勇足勝私求蓋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蔽于物而不能擇奪于物而不能
守无一毫人欲之私就平日言能擇能守就臨時言必平日无一毫人欲之私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按

然後於中庸能擇能守

索隱全旨○前數章分言知仁勇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首節知行太過次節知行未至末節中庸成德分明形容一中字以繳完君子中庸之言而吾字活處只借已發明非自叙語

素隱節○子思引孔子之言曰世有一等好高之人於當知之理爲不足知別求一深僻之理知人所不能知於當行之理爲不足行别做一詭異之行行人所不能行蓋欲欺世以盜名也人情厭常喜新故後世亦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爲所不當爲也若我則知所當知行所能行而于此固弗爲之矣

隱對顯言僻對常言隱僻之理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詭異之行如陳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不曰當世而曰後世蓋後世代遠言湮想見當年高奇之事遂迎取以爲新有字活看述是稱述不是傳述弗爲見不當爲是斷絶口氣

遵道節○又有一等勉然之君子知道之貴乎中也亦既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卻不能定用其力至於半途便廢棄而不進此又失之不及而已所不當已也若吾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而于此蓋弗能已矣○遵道而行本文俱言行而知意自寓蓋遵字根擇字來半途而廢行之不逮要亦知之未眞上句知中有行下句行中有知弗已不是勉強振作只是見到予自住手不得蒙引半途而廢固是不及然不必坐以愚不肖之名蓋過不及是浮套字集成不當强而强當强而不强註只聯絡上文歸結勇意夫子口中勿補入

依乎節○夫太過不及都非君子之道君子是思体道不息之君子賢君子知不必隱也行不必怪也一依乎中庸之理終身居之以爲安又不肯半途便廢雖至終身不見知于人而其依乎中庸者自如並無怨悔之意此蓋無過不及有始有終純乎天而盡乎人惟德造其極之聖人然後能之耳吾亦弗爲弗已而勉以幾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之焉矣觀于此則知至仁盡不賴勇而裕如夫子所謂民鮮能能者必歸是人矣此中庸之極則也○君子二字原統一節須雙承上兩節來朱子依中庸便是吾弗爲意遯世不悔便是吾弗已意按依與遯不同遵字着力依字自然既依中庸自有終身不見知于人者悔者悔所爲無以致人知而欲改爲之也悔字要說得細不悔要看得自然蒙引依中庸只說得智仁至遯世不悔方是智盡仁至而勇在其中饒氏依中庸未爲難遯世不悔方是難處按唯聖句是贊詞言外見隱怪者可返遵道者可勉意自謙意輕集成聖者句只承上兩句及此止弗爲弗已勘入知仁勇不得入夫子口中即註正吾夫子之事句亦朱子從上兩吾字看出以只意斷之夫子口中勿影射自已并不重自勉於聖意

提脉○此章至問政章爲第二支史氏前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俱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行費隱是道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体當知當行之道故以費隱綴之

費隱全旨○此爲下八章綱領只言費而隱在其中首節言道費而隱次節形容其費三節咏嘆其費末節結言其費饒氏首章是先時不然此章是先物不有

君子節○子思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曰道原於天而体備于君子故道爲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用無物不具無處不有蓋極其費而就其中所以然之体則無形迹可見無聲臭可聞又極其隱焉所謂体用一原顯微無間也

君子二字不重因君子能体是道故以道屬之道字包下文胡氏費字作費用之費蒙引隱正所以替費之妙也註体用勿平對又上章素隱是隱僻之隱此費隱是隱微之隱費即率性之道隱是天命之性按此承素隱者來非

夫婦節○何以見其費彼夫婦中之愚者于道若無所知也然日用居室之理可以與知焉此論到全体之至則雖生知聖人或時此地偏耳目有限亦有所不盡

[illegible]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体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全体之至則雖安行聖人或效此勢違心力不逮亦有所不盡能焉不但聖人即天地之化育如此其大也然或有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猶且不滿其願而憾之蓋道無不在如此故以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物不包而其大

莫能破焉此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

夫婦即○何以見其實彼夫婦中之愚者于道若无所知也然日用居室之理可
以此知焉及論到全体之至則雖生知聖人或時此地隔耳目有限亦有所不盡
[illegible]

全体之至則雖安行聖人或然此勢違心力不逮亦有所不盡能焉不但聖人即
天地之化育如此其大也然或有覆載生成之偶偏與寒暑灾祥之失正人猶有不
滿其願而憾之者道无不在如此故以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无物不包而其大
无外天下无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語其小則无物不体而其小无內天下无有
能入其內而破之者道眞費矣哉
蒙引費字說不盡只下面摘個愚不肖上面摘個聖人天地大處說個莫載小
處說個莫破而道已無不在存疑與知與能如赤子愛敬宋韞井曰亦是史氏
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按夫婦知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能是萬分中
欠一分但聖人不知能大槩是後要緊事至不是道之精只是道之盡仇滄柱
聖人此愚不肖對不與夫婦對聖人亦夫婦也但不必貼在聖人身上觀下文
造端夫婦可見又天地之大在化育上見如高明博厚之類不重人憾天地亦
不可說與天地並道之天原出于天豈有天外之道不過甚言道之費指其偶
然者或有憾耳若云天地未能盡道下察乎天地便說不去與詳憾是不滿足
意天只職生職覆地只職成職載以天地之常言當寒而暑當暑而寒善人遇
災凶人遇祥以天地之变言若作怨望與覆載生成說不去按可以字亦有字
猶有字但活看愚不肖內便含一小字聖人天地內便含一大字語大二句即
頂上費之旨故字可見蔡氏大承聖人天地言小承與知與能言蔡氏道形而
上知能天地俱屬有形皆道所費不能貫道故不足盡道
詩云節○道固无不在矣而其活潑流行之機何如乎詩云鳶之飛其性而飛至于
天魚之率其性而躍在于淵詩豈獨爲鳶魚咏哉蓋言道之昭著乎上下也舉一鳶
而凡在上者皆道舉一魚而凡在下者皆道誠哉大莫載小莫破也不亦費而隱
乎○蔡氏上文已見上下皆道但在上在下一段洋溢活潑擧自可見鈞機神無
可疑議故引鳶魚指點之蒙引此節不專屬大亦不專屬小只是總申上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无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体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又仇滄柱大小意皆在其中卽一鳶魚而道之小可知推開鳶魚而道之大可知朱子飛躍是氣所以飛所以躍是理氣載得許多理來按其字指道察是昭著无秘藏意正对首句隱字胡氏以鳶魚飛躍道之自然本无一毫私意勿助勿忘學者体道之自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存疑活是形容无所滯得之妙潑潑地是贊其活也天地无心常活而不死卽此可悟夫子與點之意

君子節○總而言之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論到全体至極處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際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如此所以君子戒懼慎獨從夫婦知能做起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則道之察乎天地者在我矣

仇滄柱此只結第二節不必牽入鳶魚節蓋鳶飛節亦只在上文另抽出言之耳造端夫婦結與知與能及語小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及語大句一氣說下方見道无不在意集成首句總承上文亦是總貫末節造端句作不了語察乎天地之上須補聖人不知能一層方合結上文意集註造端夫婦不是道托始于夫婦只說自夫婦知能起皆是道也呂晚邨造字察字俱非用力字察字與上察字同人多說工夫者以結語後上无朱不知上文零乱指示至此結首尾次第而中間无不包舉也朱子道无不該只舉夫婦者見其尤切近處察天地在化育流行上說滄柱体道工夫說本湛氏不知君子之道與首同自不必泥君子身上玩通節仍是語小語大意体道意在言外蒙引上下察兼大小言察天地对夫婦說直指大者言

不遠章旨○胡氏上說道費恐人於闊遠處去求故此言道只在人倫日用間接通章以道不遠人為主以忠恕為綱以治人治己為目第二節以忠恕之事治人末節以忠恕之道治己三節相承總是申明首節意不必抱張子分三節看大意謂君子以人治人者忠恕是也忠恕者不欲勿施是也所欲施于人者[illegible]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三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

柯斧

通章以道不遠人為主以忠恕為綱以治人治己為目第二節以忠恕之事治人末節以忠恕之道治己三節相承總是申明首節意不必拘張子分三節看
大意謂君子以人治人者忠恕是也[illegible]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詣反○詩豳風伐柯之篇

柯斧

子必盡其人之道之類是也求乎臣弟友之道者言謹行勉以求造聖賢之地是也不道不外忠恕今忠恕不外子臣弟友及子臣弟友不外言行篤實可見道未嘗遠人蒙引張子分三節原非夫子本旨要忠恕該天下之道非但愛人之一端發此將忠恕貫上下文甚合

不遠節○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費之小也夫子曰道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固衆人所能知能行而未嘗遠於人也但人之從事于道者或厭其卑近而務為高遠難行之事與其所知所行皆失乎過當豈所謂道哉○蔡氏人即子臣弟友之人皆出人字正要人當身体認遠人即隱恠便不是道饒氏遠人之人指衆人人之為道人字指為道之人許氏上為字有力循言行道下為字無力猶云謂道

伐柯節○何以見道不遠人詩云伐柯伐柯即所執之柯便是所伐之則蓋不遠也然即詩言見之執此柯去伐彼柯則雖不遠然畢竟執者一柯伐者又一柯自伐柯者睨視之猶以為遠若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真不遠矣故君子之治人也就其人原有之道而責之知責之行焉其人能改而知所能知行所能行則道已盡矣君子即止不治不復以難知難行者望之而遠人以為道也○成己成物皆為道者分內事但隱在者欲平天下而騖為高遠故先從治人說起朱子君子治人不是將別的道理治他又不是分我的道理與他故曰以人治人蔡氏此改字非容易見于子臣弟友之道夫子以為未能便無可止之日又天下無道外之人未改不得不治天下無人外之道既改不得不止無過責無苛求已合下忠恕意按蒙存俱照註貼教人說史氏竟貼治己朱子又兼治己俱存參

忠恕節○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正以人同此心心同此道也道在人心体用皆備但人多蔽于私意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施于人者不得當而去道遠耳若本忠而行之以恕即物我之間未能渾化而心公理得可幾自然其去道亦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於道外之事施於我我心所不願也則以己度人之心亦勿

柯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

以所不願者施之于人此忠恕之事也以此求道違道何遠哉
存疑忠是已心無一毫不尽忠儘好了㸔人有心地甚好卻被私欲沮泥不能
見之行事故既忠又須恕忠以立其本恕以去其累然後不蔽於物而得其道
故曰違道不遠但必存于心者能忠而後行于外者能恕故施諸已二句是恕
而章句總言忠恕無忠做恕不出也大凡人所愛者已也已必欲人如我心及
到得已于人便不如此了聖人但教人將已心去度人心則自家心裏便有打
不過處不得不遣去私欲尽道去事人此至切至近求道第一方法蒙引謂已
所不願處便是忠又謂忠帶恕言此皆說得現成非求者之事且謂能忠自能
恕何爲能忠又有不能恕者非忠恕未音按此講忠恕有着落仇滄柱程子以
論語忠恕爲此分安勉但此處只重公私上欲人推廣同然之心時時克去已
私耳分安勉意輕史氏此節是推已所不欲而勿施于人下節是推已所欲以
施於人一正一反皆釋忠恕之義
君子節○是忠恕也丘所願從事焉以孝爲君子者也君子尽倫之道有四丘尚
未能一焉如我所責乎子者必欲其孝然後求我所以事吾父者未能尽孝也我
所責乎臣者必欲其忠然後求我所以事吾君者未能尽忠也我所責乎弟者必
欲其恭然後求我所以事吾兄者未必尽恭也我所責乎朋友者必欲其信然後
求我所以先施于彼者未能尽信也君子之道我所未能如此然丘所未能者皆
若子所已能也君子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身謂庸德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是以
子臣弟友之道發之口謂庸言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常失于不足不足不
敢不勉則行益力言常失于有餘有餘不敢尽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必與行相
顧而言不過行之力則行必與言相顧而行不負言行相顧如此君子胡不
德有其實言皆篤論而慥慥然無一毫之虛偽矣乎吾當以是爲則而自勉矣凡
此皆恕之事而不遠人以爲道也爲道者奈何遠人哉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此上言不欲者既不能推己以及人則所欲者亦當[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則求遠也所求四句即是施諸己而願求能兩句即是施于人胡氏[illegible]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此按此愈見忠恕不專指愛人邊未能不[illegible]後[illegible]見行[illegible]處以起下自脩意言庸德以下則君子作一氣讀[illegible]文法[illegible]頭首尾兩君子可見自脩意我在言外[illegible]註兒字只細看分中行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學其可是不可言者不言不敢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illegible]一步講擦兩頭字承上兩不敢亦以用工言不以成功言[illegible]為切當無一毫地步精神無一毫虛浮意氣贊美中寓傾望之意

素位全旨○饒氏上就身上說此就位上說然位即此身所居倘未甚遠後首節是綱下三節詳明之末節結證之通章得力全在反求諸身於自得自守正己己字俱是身若不能反身只可謂逐遇不可謂素位只可謂倒命不可謂俟命

君子節○子思自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莫不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行其心未嘗于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盡本分之內道正不易盡自不暇及乎其外也

蔡氏素是本質對飾看君子於位上毫無增飾故曰素其位行字根素字來既以位為素自不得不因位以盡道外是過去未來不願是不留念不將迎二其字正相叶應呂晚邨不字說得斬截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蒙引註雖分事無心但能下居易俟命似亦難分按此串講為安

富貴節○素位而行何以見之如見在富貴便行乎富貴所當為之道而澤加于民見在貧賤便行乎貧賤所當為之道而脩身獨善見在夷狄便行乎夷狄所當為之道而忠信篤敬見在患難便行乎患難所當為之道而[illegible]順文明位之所處不同而君子皆盡其當為之道道在此則樂亦在此[illegible]入而不自得乎素位而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行如此○饒氏四者特舉其槩無入二字承上推開說在上如下文在上位在下
位以至人倫日用所當行者皆是據白得無繇完不盡副（心中廣大寬平眞有
不可告人者識得此意即憂勤惕厲與自得不相妨
在上節○不願乎外何以見之如居上位則下交否濟不作威以陵下居下位則
上交不諂不附勢以援上夫陵下不得申己之勢必怨其下援上不得遂己之欲
必怨其上今惟正其在上在下之己而無所求於人則又何怨之有仇見中心泰
然雖不得于天而窮通得喪一付之自然之理而無怨于天雖不洽于人而用舍
予奪一歸之當然之致而無尤于人不願乎外如此○愚按陵是求人順我援是
求人庇我故下總謂之求人援求即願也不陵不援正是不願外處即此內看
出正己不求來一味正己自然不求無怨括不求講怨尤二句只是上無怨意
非更進一層蒙引此二句作贊詞據意將首節分貼吾求無人句可混入不
願內正己句可混入素位內至下一節尤難分貼存疑謂意雖交互然方講
本節始末之及且觀上節四素字行字此節五不字亦非强爲分晰
居易節○君子唯素位而行故隨其所寓皆安乎平易之途而窮通得喪一聽之
天命無有外慕之心豈若小人行險徼不平之途而妄冀外以求理之不當得
哉○此節合言以申上兩節意俟命不在居易外一氣勿斷　位所當行者理也順
理便是平地道理便是嶮道小人句只輕帶
射有節○所謂行素不願外者嘗徵之夫子之言曰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心
蓋射者失之正鵠不中則反求諸己以爲內志未正外体未直而不怨勝己者射
者之心其即君子反求之心乎觀夫子之言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心可
見矣○朱子引此似偏証正己不求然正己自含行素意蔡氏身之所居爲位
不能有得無失唯反求以期無失則無求于外自得於我　說到反身于素之意
始無餘蘊[illegible]

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

已唯其無失所以自得但天子用中只淡說君子行於外得反求諸己意未方

我素位不願意旨凡侯皆以布爲之大射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

鵠取體直之義正取志正之義正與鵠皆鳥之黠捷者

君子全旨○此章以首句爲主登高二句是喻下二節是引證意都在言外

君子節○子思首立言以明君道之小也曰君子進道有序盡性至命必本于人倫日用之常位育中和必基于隱微幽獨之際君子之道如此譬如行遠必自邇處行之譬如登高必自卑處登之求道者可不知所從事哉○或問道雖無所不在而進之則有序可見道字作道理看序字當在首句下下二句方譬進爲之序嘗存道即進爲之道連下作兩句讀存參楊維斗不是道只有卑邇沒有高遠亦不是即卑邇即高遠之說頭玩兩自字兩必字有步步從此而進之意最含此便不能進之意居晚邨此章與道不遠之章不同彼是說兩頭盡處此是說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若但說道在卑邇何必于不遠人外復說字眼註境界不易到爲遠地位不易及謂高邇是目前卑是平近

妻子兩節○試舉一事言之詩曰人能于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不調和于兄弟翕然友愛極其和樂且久而不變既翕則能宜爾室家矣好合則能樂爾妻帑矣詩所言如此孔子讀而贊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一家之中懽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安樂而無憂矣乎夫父母是在上者妻子兄弟是在下者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然則學者之于道可不循序漸進哉○只引以證首節父母雖非高遠而和妻子宜兄弟以致父母之順事行此而效應彼正見自邇自卑之意謂之意者言非盡其是也就此意求之凡進道皆有序可知又引詩妻子兄弟不說不拘詩旨

鬼神全旨○此即鬼神以明道不可離與鳶飛魚躍意同首節是旨且虛說次節正明其盛最重三節驗其盛四節証其盛俱輕末節結其所以盛也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乎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鬼神節○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道之兼費隱包小大也夫子曰天地間屈伸往來總是陰陽之氣而氣之靈處謂之鬼神夫鬼神之爲德也示無而含至有至虛而統至實其流行之盛矣乎○蒙引程子造化之迹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指其屈伸者而專以氣言張子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專以理言但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言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合三註而鬼神之義始盡按天地間二氣流行而有動靜動爲陽靜爲陰二氣之所寔一氣之運而鬼神則氣之靈而默運是氣者也何物非氣何氣非鬼神直是充塞天地朱子性情是良能功效是功用存疑此就下体物不遺看來能体物見其才調到那体物處便是功用呂晩邨德只在氣上講不照誠言其所以爲德者乃誠也按小註鬼神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寔理蓋指誠言存參

視之節○何以見鬼神之盛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無形聲而寔遍体乎形聲之中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神之至而伸也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鬼之反而歸也蓋体物而物不可遺焉鬼神之德之盛何如哉

大重体物不遺而先言弗見弗聞者意要由微說到顯以見其盛耳弗見弗聞正在体物不遺處無可見聞故必合三句始見其盛体字註解爲物之体最精

朱子不是先有物而後体之鬼神即在物中做物的骨子一般鬼神做主物做賓蒙引亦謂鬼神與物稍有先後唯氣先乎物所以体乎物又陰陽合爲物之始陰陽散爲物之終按此節已含微顯未只指點之

使天節○何以見体物不遺節觀祭祀時鬼神能使天下之人齊明肅其內盛服肅其外以奉承祭祀此時但見鬼神之精靈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蓋鬼神真如在哉固鬼神有以使之也此体物不遺之一驗矣

此就上鬼神中提出最易見者言祭氏使是人心一點靈氣感動自不容已在上在左右只[illegible]無定在意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体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体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詩曰節○試取証於抑詩焉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極其誠敬尚恐有愧況可厭怠而不敬乎觀于詩愈知鬼神之无物不体矣

翼註此神亦上節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不可度即上洋洋如在不可射即上齊明承祭然雖証上節是証体物不遺又一說即屋漏而鬼神无不在尤見体物不遺不作証上節存參

夫微節○夫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微矣乃体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天下之涉乎僞妄者到底只是虛無何以能顯惟鬼神之屈伸即天命眞寔无妄之理此所以終始萬物在在著見而不可揜也如此夫由子言觀之益見道之兼費隱包大小而不可離矣○上文皆微之顯不可揜處此只指出誠字味嘆之玩夫字如此夫字明是看子上文申贊是直淅語不是推原語微字承不見不聞帶說歸重顯字翼註要看之字猶云不見之見不問之聞即微即顯之意仇滄柱既以弗見弗聞爲微体物不遺爲顯則鬼神之貫乎微顯者總一誠之所爲陳氏將誠對微說太爰顯字正對不可揜若將微顯並較便不照會下句須從微側注顯落下方順胡氏鬼神乃陰陽合散之氣誠即陰陽合散之理之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体甚微其用甚顯翼註誠字乃中庸樞紐子思引夫子言鬼神以明之以見不可揜即是不可離欲人戒愼以存誠意在言外按提出誠字爲下數章言誠引本此誠字滄桂專主寔理言或因承祭二節兼寔心言存參

大孝全旨○舊說通章總論以德獲福以成大孝首節德福兼隆平說次節故字承上以德獲福側說三節故字承上出天意四節引詩証之末節故字承詩中受命字以申結次節意是次節與末節通章俱就舜說與達孝章一例勿於次節下竟推開本蒙存淺說

大孝節○子忠引孔子之言以明費之大也子曰事親者皆當孝然孝有大小若舜其爲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大爲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

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青○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人而顯親至矣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而尊親至矣非富不足以養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而養親至矣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光親之前下而子孫保其業以裕親之後德福兼隆其孝實有出乎常情願望之外者矣大何如與○許氏上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存疑德與遇兼自古亦有獨舜以匹夫至此尤非他人之孝可比王漢㮣許氏以德遇兼隆推明其孝而晚節則云以孝致此王者意欲與末節相應然頗碍也與語氣

大德節○然德爲福之本故舜有聖人之大德必然貴爲天子而得至尊之位必然富有四海而得至厚之祿必然人人稱頌而得其名必然多歷年所而得其壽舜無心求福而福應之如此○翼註此節寔指舜觀末節文法正與此同蒙引上節重大孝上全未有自已獲福意此方言理當得是福觀上只言尊富享保此言壽可見大德卽聖人之德若以大德當大孝便與上節意背按四其字指大德言四必字分明有篤厚由重意故下緊接故字

天之節○凡此皆天意所在而要非天有私于舜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如栽植而有生意者便從而培養之顛仆而無生意者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豈天有意于其間哉皆物之自取耳

蒙引物兼動植篤非全好字註訓厚厚卽加也章句兩氣字卽在物上看是物自帶培覆之理來按因材而篤雖兼二意然只重培一邊上三句連讀下句帶說翼註此與下節一喻一証不與下節對且俱不可我正意正意至末節方見

嘉樂節○不觀之詩乎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顯之美德既宜于在下之民又宜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保其躬佑其好命爲天子且又自天申之保佑命之不已使長享福祿于無窮也○此証上栽者培之意上三句指德下三句指福又仇滄柱六句每二句一聯向來三句中分者非存察

受命節○卽詩以證栽培之理則舜之大德正舜之所以[illegible]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体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

保佑命之不已使長享福祿于無窮也○此証上栽者培之意上三句培佑下三
句指福又仇滄柱六句每二句一聯向來三句中分者非存察
受命節○卽詩以証栽培之理則舜之大德王舜之受命有必無者也天培之申

之受命而爲天子固理之必然者矣夫舜以大德而致尊富饗保以成其爲大孝
非古今所不可及乎見子言而孝可格夫道之費何大也○故字緊承詩來見受
命字可見必字應前四必字受字宜玩見舜能受之也受命指爲天子而尊富
章保祿位名壽皆在其中存疑此節就舜上結若泛結說不得受命又呂晩邨
云是一個孝做到底德爲圣人五句總是舜孝所致德爲圣人只孝中一事另
提不得盡此德字只當名字意與下德字不同至下文加一大字方節是大孝
也得名節指德爲圣人言得壽固是年多而饗保節在其內故天之生物下俱
推開舜說言凡大者未有不受命夫人消息甚微事與理俱可信方得必字透
仇滄柱又謂亦非以大德作大孝若竟作大孝則次節未節亦宜言大孝矣蓋
舜之德生知安行故敦倫立敎能盡孝之實而全其爲大孝此句是大孝本原
故下只言德而孝在其中至尊富饗保直作由大孝所致確合舜孝勉人脩
德格天按許東陽亦主此故宗廟饗之王舜饗宗廟之祭合天之報大孝意論妙
可從○宗廟饗人多說宗堯郊嚳但舍本生而祀他族只受終時告文祖耳
而晩邨又謂三代前皆從天位統序與夏殷來爲人後禮制不同存參
無憂全旨○重武周能述以貽文王無憂見下章遂承武周達孝可見首節以父
作提起爲下子述張本下纘緖成德俱言子述而父作愈光但武周不並重周
公制作皆武王有天下後事故本文單說以武王爲子又仇滄柱夫子本意只
歷叙周家世德以明中庸之道章句明將三節開說不必提無憂作貫存參
無憂節○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費之大也子曰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有所不
足于心若遇天倫之盛而可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
武王之圣爲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于前子焉丕承厥志而述之于後前後
皆得其人作述皆有所賴此所以無憂也○無憂以遇言不以心言胡氏舜禹父
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故惟文王爲無憂接作只言王季與親者言述只言武

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
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翦商緖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
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王基尊者言而太王之作周公之述亦包在內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可
紀下作述二以字亦見文王能盡道處作述就經國說但照下纘緒亦不拘
武王節○子述之事何如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既啓其
緒於前矣而大統猶未集也武王克纘之見商紂無道天命歸周于是一着戎衣
而有天下天下當諒其順天應人不失爲忠亦不失爲孝並不失天下之顯名由
是變侯爲王而尊爲天子化家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而七廟巍然
子孫保之而少年方永其述之事光大如此○首句雖列三王然子述是節旨須
提出文王且年壽本於父作又須提由王季然後轉到太王方合淺說纘緒與
成術对本貫通節不必斡旋藏講須善繼善述原與纘緒不得下六句正纘緒
之實一直說下又蒙引謂一戎衣是後日事不以有天下爲纘述之寔按此作
一句可用存參或問舜善必得其名武言不失顯名語有斟酌按尊富享保要
說得與舜異
周公節○而所以成武王之述者又有賴乎周公盖武王不得已而受命年已老
矣凡一應禮制所以述文王者有不及爲是文武尊祖孝親之術尚未遂也周公
一一成就之近尊古公爲大王尊季歷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号而文武之心
慰矣遠自組紺以上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享而太王王
季之心亦慰矣然不惟自盡其孝而已又以所制之祀禮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使人皆得隨分自盡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而祭則以士貽死者
以安也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而祭則以大夫申生者之情也又制爲朞
禮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通行親不敵貴也若三
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恭父母之喪貴賤一般貴不敵親也孝心
融徹禮制通行周公成文武之術以全子述之事如此此文王所以無憂也
蒙註武王不及成文王之術故周公代武王成之文王子商只如此此節過不必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祀其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通行親不敵貴也若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恭父母之喪貴賤一般貴不敵親也孝心融徹禮制通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全子述之事如此此文王所以无憂也

羣許武王不及成文王之德故周公代武王成之文王字面只如此推過不必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稱文王拘於羑而不為殷伐紂是編領追王○成其以孝而先人之從

禮以下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就事發之性義欲盡親之孝必顯之在皆天理人情之極致故不曰成志而曰成德追王不言文王者武王在時已追王矣上祀不言太王王季者追王則上祀不待言矣太王王季有號无謚而祀文王王迹由起此大統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无號而制冢于太王王季也遠功德緣與世近功德大者不同斯祀事質士祀之禮達乎以下重以生者之祿追享其親祭以士祭以大夫耳做上祀之例舉大夫士者諸侯庶人可以類推又一說諸侯世為君庶人世為民故只言大夫士亦確蓋自祭及之期喪以下又因祭及之但帶言喪引達乎諸侯大夫達字自上達下也達乎大夫是乎天子達字自下達上也胡氏謂此三達字起下達孝字非存疑章句大夫降則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大賢說章句是本便祀按大夫雖降猶服大功者期喪之責同則大夫亦不降按註推已及人句總承斯祀也一段言

達孝全旨○通章以達孝為主善繼善述正達孝處春秋三節正繼述之善處末節又兼郊祀見享帝其享親總是達孝非又是一意

達孝節○子思引夫子之稱武周以明費之大也夫子曰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未必能及天下惟武王周公体道盡倫隨時制宜皆有合乎人心所以天下人人通謂之孝豈不謂達孝矣乎○存疑因上章言武周事故曰承上章按達字全在盡倫盡制上說蓋武周制作在天理上已得乎人心所同然充一人非護他故天下通稱其孝而无異詞非人人通行之謂舉要若依饒氏承上章言達字則下須云夫達孝者達孝之至今皆去達字可見三字本不相聯按此只承續緒成德而合下春秋一節虛講息下監接夫孝者可見達孝註解在下文

夫孝節○武周所以為達孝者何哉蓋前人有此志而成就之為繼必前人有是志而成之所孝合天則過士用哉是為能繼人之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

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我之所為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為善述人之事因時隨分一酌乎理此所以推之四海皆準傳之後世無弊而為達孝也

仇滄柱此節緊貼武周說故章句以纘緒成德証之究之纘緒成德只繼述之大而春秋二節乃繼述之寔也陳氏前人有欲為之志有願為之事未免有傷前人凡理勢所當為極異處却是極合處滄柱繼述貴西山兼持守變通以武周即不得天下亦可謂善繼述但照下應重變通一邊又章句通于上指春秋節遍于不指宗廟節黄氏因本章通行意說不去謂仍指上章下文非是

春秋節○善繼善述謂何莫大乎祭祀之制矣春秋時于祖廟則脩之神靈所安者煥然嚴潔也于宗器則陳之先世所藏者燦然具在也于裳衣則設之使神有所依以繫如在之誠也于時食則薦之使神有所享亦以告時序之變也祭時之致謹如此○祖廟句提起下三句乃常制外意起之祀此兩節王守溪分時祭祫祭因春秋二字切時祭故也晚邨因下註有事于太廟亦主分說又仇滄柱天全蒙存從之分說見小註以敬所尊二句分應決之時祭專主敬祫祭專主愛之理兩節本一時事但上就事神言下就待下言耳况天子自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祫尤見序昭穆等不專在大祫時時解因欲分貼其謂各祭于其廟則近而稱禰合祭於太廟則遠而稱宗不知時祭亦主七廟則兼有宗大祫雖合殺廟而太祖東向則亦有祖祭決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又謂宗祀文王於明堂劉歆云[illegible]有功德則宗之觀此則祖宗遞言可知又陳介眉此二節郎欲分兩祭亦當[illegible]時祫大祫時祫即四時之祭大祫即禘祭觀春秋書禘不書祫以禘皆合祭非禘外又有祫也鄭氏友推偽公禘祫年分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末諸儒附會因沿為此節解謬矣按此照下禘祭尤見下不另增出但存祭入七世之廟在商已然郎劉歆周有九廟之說亦在共王後別立文武世室祭可此時更有九廟之名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年一禘唐未謂儒所會因沿爲此節解謬矣按此照下禘祭尤見下不另增出
但存祭入七世之廟在商已然即劉歆周有九廟之說亦在共王後別立文武
世室係何此時更有九廟之名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宗廟節○其下承祭之詳何如凡祭宗廟同姓異姓其班次之禮不紊者所以序爲昭爲穆使先後不至混亂也異姓助祭有公侯卿大夫而序其先後者所以辨貴賤使尊卑不至換越也同異姓執事各有所司者所以辨其威儀之美選事之熟使不掩其賢也祭畢時同異姓互相勸酬子弟各爲在上者舉觶所以逮賤者使亦得伸其敬也飲燕之後異姓之賓退又獨燕同姓之親此時不論爵之崇卑但以毛髮黑白爲坐次者所以各序其齒以加敬也親親貴貴賢賢幼幼老老意義周悉如此○宗廟二字這一節禮即班列之禮蒙引序昭穆本主生者註根死者說來正示子孫一體之義公侯指外服兼伯子男在內卿大夫指王朝兼上中士在內蓋公侯助祭卿大夫不預也辨賢只就賢一邊說旅酬句只重各舉觶燕毛序齒亦序昭穆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胡氏貴貴則賤者在所略下爲上則賤者亦申其敬賢賢則老者若所簡燕毛則老者獨加敬按此節制作詳悉祀子孫臣庶精神與祖宗精神渾乎一脈流通氣象又按饒氏謂此節治天下之經然亦未暇推開恐侵末節

踐其節○若此者孰非善繼先王而爲之者乎先王對越神明有位焉今所踐者即先王之位先王祼獻登降有禮焉今所行者即先王之禮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即先王之樂先王所尊者祖考也今春秋脩舉而致其誠格是敬先王之所尊矣先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今宗廟周列而各展歡心是愛先王之所親矣可見武周事先王雖死而事之如生雖亡而事之如存真善繼善述而孝之極至也非達孝而何○此只承上兩節而斷其爲至孝不用著力註意字可玩重敬愛二句但敬愛藉禮樂以將而禮樂又因位而設踐位句又爲數句綱領位禮樂俱著今曰天子說敬所尊須春秋節愛所親須宗廟節其字只指文王埜太王王季已在所尊內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贊之

郊社節○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但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或行于圜丘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或行于方澤蓋所以事上帝與后土答其生成之德也宗廟之祀焉或五年一
禘而合享或一年四祭而分薦蓋所以祀其先盡追遠之誠也夫斯祀也與斯
義也惟聖人制之亦惟聖人明之苟能因交接情默契其精微之蘊吾見明乎享
帝之仁者必能仁育萬民明乎享親之孝者必能孝治天下治國不如示諸掌乎
夫武周制祀不惟善体先王又可通于治道此所謂達孝也呼此庸德也可以觀
道之費矣○倪鶴林胡氏謂孝之至已結完此又別一意不知先王有祀無郊有
嘗無禘武周因時備制正繼述內事但本節重贊祀制之深遠不必多牽達孝
耳吕晚村此節推論祀義精深擱大只重明乎二句不重上四句襯語按治國
句蒙存俱兼理明誠格二意但論語或知還旣從聖孝源頭說到角化故朱子
取游氏仁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之說饒氏序昭穆等治天下之經仁孝誠敬
治天下之本按此理無不明幷辨名定分兩意尚隔一層明有信並精神貫通
士下不徒作窮理之說且重贊武周制作之妙不重後之人君能明之
問政全旨○重人存政舉句首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為政至知斯節言人存九
經至九經節言政舉凡事至末詳人存之功以為政與之本人存全在脩身脩
身之要惟一誠脩身之功在擇執總之得人存道理但俱是論政不要像講季
哀公二節○引孔子論政以繼往聖兼舊隱包小大言也昔哀公問政子曰君欲
行政不必遠有所求惟在法文武而已文武所行之政布在方策中班班可考也
只是其君臣已往矣若今之時上有文武之君下有周召之臣則政皆舉行而文
武可復見也若無此君臣則政皆滅息矣兼不過陳迹而已徒法豈能自行哉
人兼君臣是重君一邊存亡以生理之絕續言黃氏大事書版小事書簡
人道節○人存何以政舉蓋人道能敏政君臣一德上下同心一整飭間而廢者
即興墜者即舉就似地道能敏樹一般夫人固能敏政矣而况文武之政也者合
人情宜土俗又最易行如樹中之蒲盧尤易生者也得其人舉之其爲治何有
蒙引上二句重人字下二句重政字註又字尤字宜玩按人道二字連看重人
字不重道字觀地道句可見許氏樹是樹藝之樹這字按上政字虛說下敏字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蒙引上二句重人字下二句重政字註文字允字宜玩按人道二字連看重人字不重道字觀地道句可見許氏樹是樹藝之樹活字按上政字泛說下政字方貼文武又一說仍重人直下存參

故爲節○惟人道敏政故爲君者要舉文武之政在擇賢人而在用之得其人而政自無不行也然人不自至欲取人則以身蓋身固賢人所視以爲去就也可不修身以爲取人立政之本哉然要修身必于人倫道理各盡其當然則範此身于軌物而身無不脩也要修道又必慈愛惻怛周流無間則五倫都是真心運用而道無不盡卽身無不至也○此節承上文提出修身二字爲人存之本故字直貫到末句包晩都身所包甚大不專爲取人而修取人句只因上作渡急遽未句耳以身內兼好不好說若煞定好一邊下三句便接不去註則字極活其身爲何等身則所取爲何等人非人不肯來之謂存疑仁字指愛之理說註天地生物之心與下註自然有惻怛慈愛句參看|智仁勇仁字方以無私言要之無私可兼乎○蒙引脩身二句雖有層次卻無先後章句總曰仁其身最精陳氏能仁其身是有君以身取人則有臣此纔上註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

仁者節○脩道固以仁而仁者何也卽其此生理而有惻怛慈愛之人也仁無所不愛然親親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良心之發于此最爲眞切凡道中倫族皆自此而推之也仁之裁制爲義而義者何也卽此分別事理而各得其宜者也義無所不宜然尊賢爲大蓋賢者親親之理所中以講明仁心之發于此賴其輔益凡道中施用皆自此而通之也至于因父性以及諸父母親親之有隆殺由師事而遍以交處尊賢之有等級有節而無太過有文而無不及此又禮之所至而非私意之爲也皆所以仁其身也○曉卽此節總爲脩道以仁句註腳從仁推出義從仁義推出禮專要指出尊親等殺爲下節事親知人非本合來該完得一個仁不是仁有未全要三者相輔也按仁是生底道理故直指仁作人看存疑親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强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指父母觀下事親可見爲大對五達道君仁民愛物是脩身後事蒙引義註訓分別事理就人之制宜言之不是事物之宜存疑說仁又說義歸重在尊賢上尊賢爲大只欲講明親親之理若對事君敬長說與上下文何涉又尊賢爲大以親親爲人例之能親親則仁可推能尊賢則義可洞徹是欲盡義必從尊賢起証下尊賢則不惑愈明雖士親親爲大在仁字內相較親親之殺方于親字內相較等殺處卽是禮非禮在性中生出等殺也觀所字可見蒙引仁義禮俱就發用言又蒙引親親與下事親俱合一本九族言方與下殺字接得去又淺說前親親指九族後事親方指父母俱存參

君子節○合而觀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不修身以端其極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故思脩身不可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以究其理若親親有殺尊賢有等皆天秩天敘之理也故思知人以爲事親之助又不可不知天也知天以知人事親則脩道以脩身之事全矣○上皆泛論脩身道理此方責成君子以申結上二節意朱子此節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得力却在知天呂晩邨此與上節總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知此此節從脩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因爲貫串上二節句法似注到知人其實總歸能在脩身故朱子謂此節倒看註中兩又當字可玩滄柱本文兩知字雖從智中發見然尚是而言之知不必須照下三達德存疑知是物格知至知天則知人事親而修身皆得其理此卽下明善以誠身之說一章總無別意蒙註一段內此處又分兩段前一段知天知人事親是要務後一段人德成德行道是全功總是詳言脩身事

天下節○試繹脩身脩道詳言之脩身固以道然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有五脩道固以仁而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五者何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所以脩身者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自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不

天下節○試舉脩身脩道詳言之脩身固以道然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有五脩道固以仁而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五者何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所以脩身者也二者何心之不昧爲知心之無私爲仁心之不息爲勇此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脩道者也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只一而已矣一則知爲真是知而道自此知仁爲真是仁而道自此体勇爲真是勇而道自此强不徒五與三之名已也

此節又承上未盡之意而臚列之達道只言人不言道人外无道也要緊跟身字來智仁勇皆根心說合下同得此理故曰達德黄氏知以開其途轍勇以遂其工夫只成就一個仁字挾兩個所以行之之字俱指達道不是又說所以行達德一因指誠但對五字三字只虛含誠字在寔達德是帶來的誠是用功處接達道首揭君臣是責君之詞父子夫婦昆弟即親〻朋友即尊賢俱不出上文此只總舉之歸重以德行道上

或生節○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氣稟或有不齊以知而言或有生而知此達道者或有學而知此達道者又或有困而後知此達道者聞道雖有先後及其豁然貫通之後皆此知也一也以行而言或有安而行此達道者或有利而行此達道者又或有勉强而後行此達道者行道雖有難易及其踐履純熟之後皆此行也一也此所謂達德以行達道也○蔡氏上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恐君以愚柔自阻故以始異終同之槩勗之蒙引三知三行俱自已知已行現成者說兩一也特從上評斷之及其二字就困勉說生知不是生來便知只說此知是生的不是外得的學只是復其所生困知非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生安亦用學利工夫學利困勉亦有生安處若非天分帶來則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到安能知之一成功一章句分是正意等字與下節逼上文三句俱餘意仇倉柱三知爲智三行爲仁兩及其二爲勇是從性分上各其知仁勇說若只該天人合一似未節雖愚必明二句意于達德行達道之旨不切

好學節○困勉者下手工夫何如知以明道固非愚者所能然能篤志好學將見見聞日廣聰明日開雖未全然是知而近乎知仁以体道固非私者所能然能勤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体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勵自强將見己私漸去天理漸復雖未純然是仁而近于仁勇以任道固非懦者所能然能知己之知行不如人而愧恥將見恥心一萌志氣必奮雖未便是大勇而近于勇此困勉者所求以入德之事也○承上言未能一之必須近之近正對一字看好字力字恥字重饒氏仁者无私故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私欲牽制耳力行正是去私工夫蒙引未不能行而力以行之按知者聰明自內出好學者聞見自外入仁者率性以体道力行者脩道以復性勇者以志而帥氣知恥者藉氣以激志呂註破愚破私起懦說三近字最切

知斯節○特患不知斯三者耳誠知好學近知而從事于好學則以智知道而脩身之端已得矣知力行近仁而從事于力行則以仁体道而脩身之實已致矣知知恥近勇而滲自愧恥則以勇強道知行交進而身无不脩矣既知所以脩身則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人存而政有不舉哉

知非空知寔寔從事三近而進于知仁勇也故能達德行達道以脩其身脩身內要緊取人立政之本已端意下治人治天下國家一滚說仇滄柱天下國家是虛位全賴人以寔之本文必于治人之下添出天下國家專爲天下國家張本與安人安百姓分廣狹者不同須合發方得注下神情

凡爲節○然治天下國家固非一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目何如曰身爲天下國家之本首脩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親其一本之親于家也敬礼大臣体恤羣臣于朝也子愛庶民招來百工于國也後柔遠人懷服諸侯于天下也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是之爲九經

九經以自爲王者帶言通節要見文武所已試方與首節關合陳氏前言修身以及親親尊賢而九經亦只此三者爲綱故体自尊賢之等推之子來柔懷皆親親之殺推之而尊親之本又總根修身來九經只三件合來只一件

脩身節○果能行此九經則件件都有效驗脩身則吾道全備足爲天下國家之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体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以及親〻尊賢而九經亦只此三者爲綱敬体自尊賢之等推之子來柔懷皆
親〻之殺推之而尊親之本又總根修身來九經只三件合來只一件
修身節○果能行此九經則件〻都有效驗修身則道全備足爲天下國家之

表率而君猶一未盡則賢見日廣而修己治人之道其所歸來柔懷諸侯則諸
昆弟得長保富貴皆感悅而無怨乎君矣敬大臣則信任專一臨事有決斷而不
至迷眩矣體羣臣則士感激思奮皆盡忠効職而報禮重矣子庶民則百姓勸業象其
恩澤皆尊君親上而無不勸矣來百工則生聚財貨而經國之用無不足矣柔遠
人則四方羇旅皆傾心歸向而願出其塗矣懷諸侯則中外一家而四隅悔長莫
不知服而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此先言效以歆動之重下半截道節送道前
言脩身以道此言脩身道立即工夫即效驗也胡氏道立節脩身之效以下皆
道立之效按卓時講明謂是不惑就君心說臨時區處謂事至不眩就處事說存
疑尊賢上是講學故上節章句屬脩身內接報禮重只在盡職上說將柱作土
以禮報君又綱乾一謂士報君之有禮更重禮字屬君報字屬士兩說未同旺舊
降謂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不是莅財用財之用
也如布帛耒耜之類貨謂之財而有資于衣服耕耨之用不必金銀寶貝方喚
做財按本文只主工言舊農只在子庶民內了註農字帶說只言工之所出制
器以足用耳則用主國之用言觀下省試可見四方歸集資樂爲用旅願出塗
許氏天下畏兼四海內外總言之呂晚邨曰畏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兼
指小國外國及各國臣民言畏亦非以兵威壓只守禮奉法一道同風是也不懷
諸侯則國異政家殊俗不享不王斯爲不畏主威其又常恢即貼諸侯畏恭恭
齊明節○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之事方擬而未應接時必內齊明以涵其
心志外盛服以肅其容儀及動而已應接時凡事物依禮而行非禮則不妄動
靜交養所以脩身也屏去讒邪疏遠美色輕賤貨財而唯專心貴重有德所以勸
賢也尊其爵位以欲其貴重其祿以欲其富同其好惡而不拂其情所以勸親
親也官屬足任使令使大臣得以從容論道所以勸大臣也忠信待之誠重祿
養之厚所以勸士也使必以時斂從其薄使民既有餘財又有餘力所以勸百姓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旣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也日省月試以驗其工也口糧食以稱其事使勸者加勉惰者亦勤所以勸百工
也嘉旋節以送往豐委積以迎來有願留者書者嘉之而因能授任不能者矜之
而不強所不欲所以柔遠人也諸侯世系絕者取旁支繼之國邑廢者以土地封
之治其亂使本國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弱國大小相恤朝聘不疏而至于懈不數
而至于疲我燕賜于彼者則厚彼貢于我者則薄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
此○此重、坐截所以二字皆看方語明氏齊明盛服節取慎存養事非禮不動
節慎獨省察事齊者心志純一而无私慮之雜明者心体潔淨而无物欲之污
蒙引論語非禮勿動動字对視聽言事指身心此動字所該尤廣存疑前脩身
就為學特說是切要工夫此脩身就臨民時說是細密工夫以知及仁守後莅
莅來參看許氏宗族上下養者有才的則用之按此位只是爵位未言委任事
權正所以親愛而保全之然尤重同好惡勸親親謂勸親之親我家引謂各親
其親與諸勸字異存參官属就大臣手下屬吏說非六官之屬許氏前敬是專
任意此是優崇意按此正為不敢地步說氏者是省其勤惰試是試其巧拙授
送迎指來朝來使之類蒙引兼商旅在內意紛事指遠方遊士治乱以綱紀言
持危以社稷言存疑治在乱後持在危前
凡為節○凡為天下国家有九經其效與事固各不同然所以行九經者一而已
矣蓋存的皆是心行的皆是事而不僅粉飾虛文已也此九經之寔也
一对九言三致目說若竟說不二不雜便須慎誠字只虛說為高
凡事節○然所謂一者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固皆要一
然這個一必須豫做許多工夫臨事始可成立若不能素定一時便要如此則彷
彿其依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未有言前而定乎言之理則言自然窒礙而
敗恰未有事前而定乎事之理則事自無窒難而困未有行前而定乎行之理
則行自[illegible]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体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
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
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
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
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不窮所謂當豫者如此○前又未嘗明說誠字而此處發出誠字者甚明按支文
兩個一來以過及下擇善固執意境氏知之無明行之無熟而後取之不窮按
此則凡事句直管至章末呂晚邨凡事句有三層凡事是一層一是一層豫此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窮所謂當豫者如此。前文未嘗明說誠字而此處突出誠字者蓋總撥上文兩個一來以逼出下擇善固執音境民知之兼明行之素執而後取之不窮按此則凡事句直貫至章末吕晚村云凡事句有三層凡事是一層一是一層一層豫此一是一層人只故得凡事要豫刪却一字一層是豫個甚存疑不是言事四項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如下文所推即指言前定四句此四句只明前定意不于誠字今見註先立乎誠句遂將言事等亦把誠來說誤矣按註重先立二字不重誠字事以措之天下言行以行之一身言道字包言事行在內前定非先時料理言事等只先明乎理此心確有眞見自然萬變不差言前定四句中豫則立下在下位數段申不豫則廢

在下節。又以在下位者推之如在下位而不得乎君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豫于獲上也然獲上又不在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友若不信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著上不可得而獲矣故獲上必豫乎信友也然信友又不在結交取名也其道在順親若不順乎親則孝行不修大節已虧友不可得而信矣故信友必豫于順親也然順親亦不在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身若反求諸身不誠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親不可得而順矣故順親必當誠身也然誠身工夫又不可襲取強爲也其道只在明善若不能格物致知先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惡未必盡實所存所發豈皆眞實是先要乎故誠身尤當明善也此所以當先立也。有疑此節是者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蓋承上言前定四句來言治民獲上等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講家反亦不可拋誠字來說只將豫字點醒以起下身之當誠而明善正誠身工夫凡事二節是言素定之意自下節至末是詳素定之事朱子明善節致知誠身節誠意容氏曰道字是當前定之道

誠者節●然所當誠者何也以其出乎天而切乎人耳蓋理之在人眞實是先矣所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

不誠乎此欲其眞實無妄以復其本然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
功宜自盡者也能全天道之誠者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勉而道自無不中其知則
生知不思而道自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與天爲一則亦天之道也盡人
道以誠之者何如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衆理以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
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盡人以合天所謂人之道也
此節發明誠身之故以起下節求誠之功誠者指有生後眞實无妄而渾全天
理言天道就人身上說時說以造化之理言如未有身先有誠等語者非誠之
之字有力未誠而用力以誠之此是本分內事汝曰人道家引唯理本誠而人
所以當誠兩句相承不對按此四句只虛論個道理上誠者以賦界之理言下
誠者以成德之人言上天道通聖凡言下以聖人當天道故註以則亦二字別
之不勉三句一氣說聖人也對下者也字不可以中道讀在道即天道天道原
是從容至八性與天合而適中之饒氏衆着勉強彼獨從容即所謂大勇也誠
之者包下學利困勉許氏擇善致察事物之理即格物明善洞徹此心之理即
知至合外內言之陳氏善不擇則人欲誤認爲天理執不固則天理或奪于人
欲安着則亦天之道後每章所云天道皆頂此天道非頂自文天道

博學節● 擇善固執之功不止一端已也必博以學之聚古今之見聞以周知事
物之理而所學不由有未知者必審以問之質其所學之疑而訂之于人雖所問
之所及必慎以思之本乎易之心以精研其所得既思矣又必明以辨之以別是
非眞妄于疑似之間而不至差謬夫擇善至此善已洞達無疑可以見之行矣又
必篤以行之眞心實意無一時間斷無一念懈怠使所知者皆服膺而勿失其固
執爲何如也學知利行以求至于誠之功也
此正擇執下手處[illegible]

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
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
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
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必篤以行之貞心寔意无一時間斷无一念懈怠使所知者皆服膺而勿失其固
執爲何如學知利行以求至于誠之功也
此正擇執下手處丘之字俱指善與氏學而又問…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求于心者精或問此亦有學之博然後得所疑而問問之審然後發其端而可思思之愼故有所得而可施其辨辨之明故無所疑而可見諸行陳氏擇之功多于執可見眞能知之則行之功自易按此章句不言勇以較下弗措之勇畧輕耳若下弗措則全以勇輔知仁故曰勇之事也

有弗節○至于困勉者其擇執又當何如有弗學則已學之必要體會以求其能若有一弗能其心不止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要反覆以求其知若有一弗知其心不止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要實通有得而後已若有一不得其心不止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要明白而後已若有一弗明其心不止也有不行則已行之必要踐履篤寔而後已若有一弗篤其心不止也惟存此弗措之心故學利者一倍能之已則百倍其功學利者十倍能之已則千倍其功爲此困知勉行之事也上十句言因勉者心之自期如此下則承言功之必倍也註故字當玩有弗學上三字只喚起之詞蒙引二人字指學知利行言饒謙已百已千兩言之以道有難易淺深之別

果能節○夫人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果能用百倍于人之功則學力所到氣質自然變化雖愚者必進于明而善無不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雖柔者必進于强而身無不誠與不勉而中者同歸矣夫明即知强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一成功一也由是達德行達道以修身九經以治天下國家人存政舉文武何難再見于今日哉○此節只承困勉邊說槪愚柔二字可見果能字矣字不作現成語正盡百倍之功以求進于明强也兩必字領果能意來因達德人所同得本自明强此正磨垢見明振懦見强方法即在百倍其功處決之詞功字亦作效字解益工夫已盡果能此道中衣家淺俱以此節兼承學利困勉存參

提脉○此章至經綸章爲第三支前都說中字以後都說誠字盖中無定體誠有寔功誠乃中之寔下手處也誠字皆指心言惟自成章首兩誠字指理言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自誠全旨○上章天道人道分兩路說此則合天人而一之首二句原其所入之
異末二句要其所歸之同誠明二字從上明善誠身來但不可分屬為行明為
知知行總從誠字中明即誠之光輝發越處明字原對誠字不過
自誠節○子思承天道人道以立言曰人之造道相懸而成功則一德無不實而
明無不照自誠明者是謂之性蓋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全乎天之賦予
所性而有者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善自明誠者是謂之教蓋賢人之學以擇而
精以執而固成乎已之學者由教而入者也自誠明者非誠而後明也以實之理
既全神明自為之兼照誠即明矣而自明誠者非明猶未能誠也真妄之幾既辨
無妄亦因以漸復明則誠矣益及其成功一也○四誠字明字但指現成說蒙引
自字章誠明與明誠而言註由字作就字看非由誠而明由明而誠也黃氏此
明字與雖愚必明明字俱就心上說陳氏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
事物如天開月朗自然無蔽明誠者義理明白自家私意消融純復全其所得
之實是理胡氏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教
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黃氏首章直指性教故
曰之謂此分別兩等人各自故曰謂之許氏上則字急須體註中無不字下則
字緩須體註中可以字許氏註德无不實是指誠字聖人之德德字兼誠明
盡性全旨○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下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
為一體不到此亦說不得能盡其性胡氏盡人物之性屬聖人盡他故用能字
贊與參是成功處故用可以字
盡性節○子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真實無妄只為私欲所蔽所以不
能盡性唯天下至誠純乎理而不雜于欲故能于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行之極
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既能盡己之性便能與養立教
便人人皆有以盡其性而能盡人之性矣既能盡人之性[illegible]物物各盡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
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
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
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
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歟

一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
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其性而能盡物之性矣夫人物皆天地所生而[illegible]其性是化育亦有不
到處今至誠能盡人性以盡物性則裁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乎既能贊天地之化育則有天地不可無至誠天位乎上地位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
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能盡性唯天下至誠純乎理而不雜于欲故能乎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行之極
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旣能盡己之性便能與養並致
便人人皆復其性而能盡人之性矣旣能盡人之性便能□□使物物各盡

其性而能盡物之性矣夫人物皆天地所生而能使各遂其性是化育亦有不
到處今至誠能盡人性以盡物性則裁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是豈不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乎旣能贊天地之化育則有天地不可無至誠天位乎上地位乎
下而至誠位乎中與天地並立爲三矣豈不可以與天地參乎至誠之功用如此
然不出盡性之外此天道也○至誠以人言卽聖人名號至誠上著天下兩字便
見首出庶物與天地參的了自理之賦人者謂性自性之無妄者謂誠誠卽性
至卽盡至誠然只盡性不足至誠了方能盡性盡字兼知行能字作自然看盡
人性以政敎言盡物性以仁愛言化者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有參須貫參以
功用言贊贊必定位言自參參是不可相無意只將化育說得重便是天地少
我不得仇滄柱理一分殊是此章確解理一故人物天地包在性中分殊故人
物遂節推去非一盡無不盡之說家引此卽致中和節盡己性盡人物性是致
中和位育參是位育盡卽明處當還屬自身不可以盡人物之性爲萬物育黃氏
但彼自學問極功做到聖人能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愚按此節意法自
有層次最不善人物天地一滚混去

致曲全旨○此章工夫只在致曲下皆是效驗末句見天人無分意
致曲節○子思以自明誠者言自至誠而能盡其性以至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
未至者當何如用功必由善端發見偏處一一推致各造其極是爲致曲曲無
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由中達外遠而形形則由微而彰
而著著則光輝發越而明明誠之盛乎己者如此誠旣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
而動旣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旣變則久之皆相忘于善而化誠之盛于物者如
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于存神斯及物之功至于能化則
亦至誠而已夫由誠而形著明卽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卽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
在其中矣此人道也○次字對上至字致字對上盡字曲字對上性字致曲工夫

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擎而不能致陳氏章句悉字各字要看不是一一推致各具各要造極即擴充四端之謂非止就發見一處言按此第二個曲字是已致之曲了蒙引曲能有誠誠字即指全體言許氏謂此只一曲之誠不是呂晚邨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曲與誠本非二件自形而著而明外面顯爍一步都是裏面誠字克拓一步固不是逐節用功亦不是一誠便了按形指施于四體見于事爲著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明指四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文章蒙引末句語氣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若此諸積也謂自致曲而積之非形著等遞積也化字亦主至誠言蓋孰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非謂化即至誠之妙晚邨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指其盡頭處言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斷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

前知全旨○此申誠則明意但彼且全體言此專就禍福一端言國家六句連說歸重下三句上六句言鬼神以誠體物能爲此幾下三句言至誠以誠通神能燭此幾

前知節○子思曰人之德有不實則理有不明至誠無一毫私僞故其心至虛至靈初不假智術之私自有可以前知之理如國家將興必先有禎祥之兆國家將亡必先有妖孽之萌或見乎蓍龜而有吉有凶或動乎四體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將至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有以察其幾于禍之將至而善也必先知之禍之將至而不善也必先知之夫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幾至誠淸明在躬能燭禍福之幾至誠其如神乎自誠而明此天道也○真甚道字爲在聖人身已盡真妄可參者不可前知惟至誠可以其道前知提出道字正見與術數不同國家六句正是幾之動處禍福是事幾之禍福存疑將至句總承上文善即福不善動偏以事言謂之禍福以理言謂之善不善……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禍福將至之先机兆分端未可以禍福言也仇滄柱首二句舉誠理之至是……有可前知之端下與言見動於其可知處因必先知之方與至誠身上說故以知神贊之德言凶禎祥天地氣數所爲非至誠不知即知亦在後故注不能逆矣不能卻推至誠先知其福而召致有道先知其禍而禳卻有方直是造化在手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貞妄可參者不可前知惟至誠可以其道前知提出道字正見與術數不同國
家六句正是幾之動處禍福是事幾之禍福存疑將至句總承上文善即福不

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
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禍福將至之先机兆分端未可以禍福言也倣滿枝首二句與誠理之至是者
有可前知之端下與言見動正其可知處兩必先知之方能至誠身上故以如
神贊之幾吉凶禎祥天地氣後所為非至誠不知即知亦在後故雖不能避災
不能却唯至誠先知其福而召致有道先知其禍而禳却有方直是造化在手
幾註幾字從後將字看出又許氏為善致慶為惡召殃固是定理但祥或作凶
妖或作吉吉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反此非至誠不能知如此
方與上句不複舊註有說善不善即人身上看言氣化與人事相符此說甚高
但文勢不順仍以善惡即作禍福字為妥俱存參
自成全旨○此章總重誠字首節言誠切于人次節申言當誠之故末節推言能
誠之妙意責重君子誠之然誠之究竟得一個自成
自成節◎子思曰誠者天命之性寓於形質之中是凡物所以自成原無虧欠者
也而体此誠于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是道乃人之所當自行者也
誠字兼天地人物言胡氏照下物之終始泼指物之自成言覓章句分物與人
可見蒙引自成句已兼全言正誠之者之本領通章全重此句小註懸空之說
勿泥按二自字皆指自已說胡氏將上自字作自然是分兩自字為二且與下
非自成已之自亦皆按誠字是主玩而字即承上自字言如云誠乃人之所以
自成其人而道非人所當自行者乎只把自成說得重下句自明須會說蒙引
誠本兼人物天地而意重在人故章句會其旨提出心字以伏下誠之之意仇
滄柱此尚指理之本然言程子寔心事親方自成個子之說與本文不合胡氏
史氏本文誠字指是理言不必分本與用章句誠字乃照下不誠無物以寔心
言蒙引不言体而言本者体用必相对不見誠之重處道字對誠字不過带下
二節俱只言誠不言道而章句俱輕带道字可見誠為本而道乃其用也此理
字指事物之理與下註寔理理字指天命之性不同

然著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
人能舉其性之全体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
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
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体謂動作威儀之
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
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

物之節○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終始終不自終是理爲之終始不自始是理爲之始端是誠爲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然則人心有一不誠則雖做此事只當不做一般故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其當之地也如是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朱子首句解自成句是說不誠句已說自道句子蓋不字須人去不他陳氏各首句兩誠字以實理言下兩誠字以實心言接上物字指萬物下物字指事誠之以實心体實理与前誠之者之字俱着力字陳氏誠之則完天地萬物之理于一已故曰爲貴饒雙峯蔡家引兩物字雖別然終始句已該得不誠无物不誠何只就上抽出言之以起下君子耳言天地盈虛此誠即吾人生來死往亦此誠萬物消息此誠即人事開端竟緒亦此誠若不誠則雖有所爲而前何以發端後何以結局亦歸于無有而已君子思吾亦一物也亦以誠爲終始吾之所爲皆物也皆以誠爲有無如此總承上三句是故意方透又晚邨兩節首句誠者俱主實是心說不誠句只作反正語據此與朱子不合存參
非自節○君子誠之爲貴則既有以成己而爲誠者矣然非自成己而已也在己真實無僞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物乃所以成物也夫成己即以成物其故何哉蓋自成己言之私意不雜全体渾然仁也自成物言之因物裁處各得其當知也夫仁屬成己知屬成物似有內外之殊然是性中固有之德体用具備先有分殊乃合外內爲一之道理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心既誠則仁知兼得措見于事者時而以仁之德措于己時而以知之德措于物而皆得其當矣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所謂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上兩節首句誠字已該物我恐人不知物之節我故申言之首二句跡成己四句一氣遞下推原上二句故字是倒擇法存乎章句自然及物只言理之自然不是全無作爲即盡性之盡人物之性意然仁知分体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用是直指吾心無私之体有覺之用言非在心外者事看用之体用黄氏曰物二字直把仁知換之而歸于性之德正渙明物我同原之旨存乎仁知雖分在發然德是一個心仁固在內知亦非外初无內外之殊无殊二字正解合字蒙引亦謂成巳成物是事仁知是德巳物雖有內外仁知初无內外按此皆切本註若顧氏外是成物內是成巳之說合成巳成物同為一道皆以巳物看出合內外此章句不合又此句緊抱上句指性之在心者言尚未有當行意饒氏以此道字照首節道字因看章句道亦行于彼句不知章句補出道字亦在成巳成物處未嘗種在合內外句蒙引謂此道字只作理字較着最妙饒氏寔理可由曰道亦旁率性之說未確又仁知平說下時措之宜明是兼言巳物以應成巳成物意盧氏誤解章句以既得于巳解成巳以見于事皆得其宜解成物遂以時措專屬成物是反畧仁之成巳矣蒙引註得于巳句兼仁知見于事句指成巳成物事字不虛按此幷下皆學亦有着落最妙又性之德二句方推原性体下如何便接時措章句既得于巳句朗補出誠者能全仁知意否則性雖本生初而私妄間之安能巳物兼成凌說于時措句先平說成巳成物然後應轉成巳所以成物最為体認晩邨性之德直下末句却直不得猛註既得於巳即節首誠者二字又或考物可措巳如何措不知身之感應言動周旋中礼者是措之得宜處饗註成巳成物事非一端故下個宜字宜則事事且成宜字正㸃成字対又君子誠之處是自道以全自成本節從成巳推到成物則成不獨自成道亦不獨自道挽首節須知此纔足若但繳自成自道非本節語氣

无息全旨○通章重至誠无息句上則六節論至誠之功用配天地中三節亦因至誠配天地故即天地之功用以形之末節亦專重至誠以結通章并申上五証

无息兩節○子思曰凡人誠有未至者虛假便有止息至誠既无一毫虛假則此心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不得間之自无止息也既无止息則徳性堅定自然悠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巳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巳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始如一常久而不変矣眞積既久則暢于四肢發於事業自然徵驗而不可掩矣
仇滄柱故字承尽性前知兩章方是從入道之仁智說到天道之勇說本史氏
存方至誠以寔心言而寔理在其中按无息就寔理之運於心者言凡誠有未
至則有時誠有時不誠便有息了至誠无時不誠即无時或息許氏謂雖至誠
所以无息也存方只將亾而為有與察其所安兩註意來体認最明蒙引不息
與久有別不息只日又一日綿綿不已久則從後總註前頭見得是久久即不
息之積也按徵字訓驗字極好黃氏外如其中日徵合下節意與誠則形不同
徵則節○至誠既悠久而徵則其功業著見自然悠遠而不遐綿遠而无窮矣悠
遠則積累之至自然充乎宇宙浹乎人心廣博而深厚矣博厚則發見之極自然
巍乎成功煥乎文章高大而光明矣業之驗于外者如此
仇滄柱徵字提起悠遠博厚只就功業氣象上講三則字不作層次方不碍博也
節但與高明分次弟亦確由久而徵則久於中者必久于外故章句悠遠須入
來朱子久是常于裏常如此悠遠是自今見後見无終窮意存疑悠遠視久又
進一步方氏悠是寬緩不促遠是長遠惟悠故遠叉蒙引唯博故厚唯高故明
存参存疑博是東漸西被及人之遠橫說厚是淪肌浹髓入人之深直說
載物節○所積既博厚則物无不在函受之中是即所以載物也所發既高明則
物无不在函冒之下是即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長而久遠則物常為其
所覆載是即所以成物也非即天地之用乎○存疑上節功業原有物在其中此
特明指及物說出覆載成見其與天地同用耳非上節專就至誠身上到此方
及物也按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就兩間所有无不在至誠功業中覆載成只
在各上二字看出三所以字宜玩此明是配天地了但天地字不宜露察氏巳
自悠遠說到高厚却又于高厚後着個悠久見雖馳于外而仍本于内章句以
兼内外解之精矣胡氏北功用亦自高厚而不悠久者誠未至而中或息也至

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内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

成内外此誠内外僉失子博厚高明猶人之形体悠久猶人之元氣
配地節○至誠之博厚能載物則博厚有以配地之博厚矣高明能覆物則高明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在名上二字看出三所以字宜玩此明是配天地了但天地字不宜露蔡氏已
自悠遠說到高厚却又于高厚後看個悠久見雖曰二者而仍本于內章句以
兼內外解之精矣胡氏凡功用亦有高厚而不悠久者誠未至而中或息也至

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
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

誠內外此誠內外悠久朱子博厚高明猶人之形体悠久猶人之元氣
配地節○至誠之博厚能載物則博厚有以配地之博厚矣高明能覆物則高明
有以配天之高明矣悠久能成物則悠久有以配天地之无疆矣非即天地之体
乎○蔡按上節一直說下至此方露天地字面存方配地須補載物意本文不言
者省文也下二句倣此楊氏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按悠久配无疆與上二句例
看又章句同用同体之亦用之体自蓋博厚高明悠遠對至誠言則為用對覆
載成言則又為体既主用宜重覆載成既主体宜重博厚高明悠久又此節須
從至誠說起方不侵下博也節
如此節○功業之盛如此豈有所勉而然哉其博厚功業固已燦然成章矣然亦
積久蓄極不待表見而後章也此所以能配地也其高明功業固使人翕然之變
矣然亦存神過化不待動作而後變也此所以能配天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固
日治功有成矣然亦不識不知自然成就不待作為而後成也此所以能配天地
之无疆也○此節只贊其功用出於自然非又進一步語如此二字指上配地三
句章變成即上覆載成此只重不見不動无為地有迹故貼章天无形故貼變
饒氏不見不動使是无為按成字與成物成字稍異又上三即不可透發天地
一言節○至誠功用既同乎天地盡即天地明之天地之大累言莫窮而其道可
以一言盡也只是個誠而已蓋立天之道曰陰陽靜專動直不過一個是理流行
亭毒之表立地之道曰剛柔靜翕動闢不過一個是理流行堪輿之內更无一毫
私妄參雜他惟其不二故常久不息一通一復而化生萬物莫知其所以然者豈
可得而測度之哉信乎天地可一言盡也○蔡氏道以主宰言按為物猶云這個
物事時解天地亦物之說最謬陳新安不二者一也即誠也按此則註所以字
亦不必泥仇滄柱天不貳于地地不貳乎天之說固謬有謂天氣下降地氣上
升合一不二亦是天地交合化生似說生物边去惟易所云天得一以清地得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
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
其无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体
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
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
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

一以寧在天地主宰上說確是不二眞誠摠生物不測是言生物之所以然者不可測正見不二妙用旣則其口氣接上甚密中間不得着一言隔斷語脉又此節與至誠无息對博也節與悠遠節對今夫節與載物節對然在前提明則可若節節結煞便與下文貫不去

博也節○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二故能各極其盛自地言之極其博也又極其厚也自天言之極其高也又極其明也合天地博厚高明言之極其悠也又極其久也天地各極其盛如此○蔡氏此正不貳之所徵道字下照註補誠一不二方可落下翼註此節在不貳下一層生物上一層替天地節以皆至誠者言之亦見天地无加于至誠六句開說也學方醒俗解博厚兼天高明兼地大謬

今夫節○試以生物不測言之今夫天指其一處節昭昭亦是天若論其无窮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布列皆繫乎其上故凡萬有不齊之物无不在覆冒之下焉天之生物不測如此今夫地指其一處節撮土亦是地若論其廣厚則華嶽載之而不重河海收之而不洩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無不在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不測如此由天地推之今夫山指其一處只一卷石之多耳若論其廣大草木于此發生禽獸于此居止凡世間寶藏可爲服飾器用者皆從此興發焉今夫水指其一處只一勺之多耳若論其不測則黿鼉蛟龍魚鼈皆生聚於其中凡有用之物可資貨財者皆于此生殖焉山水之生物如此孰非天地生物之盛哉

句句要根誠之不貳不息以致功用之盛天地爲主山水是天地所生亦能生物正見天地生物不測處及其字就人論其所及言日月句此華嶽二句足上无窮廣厚寶藏二句是說生物蒙引以寶藏貨財二句亦另說但此俱是生物又與上不同載華嶽言其厚振河海言其廣寶藏如寶之藏乎山者如金玉之類興則由山取出也水之不測就水之浩瀚言不是生物不測貨財凡氷中物類亦皆有用者皆是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无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君

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金玉之類與則由山取出也水之不測就水之浩瀚言不是生物不測貨財凡水中物須有資民用者皆是

末節○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詩云維天之命主宰乎氣化者於穆哉則深遠而無有已時是息也詩之意蓋曰高明上覆者以言天而此不已處天之所以為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者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也詩之意蓋曰文德之顯著者以言文而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要之天命固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也天純即至誠不已即无息見此而至誠无息可知矣

此復撮此節雖言天地至誠之合仍專重聖人以歸結至誠无息章首尾遥應作証合至誠同天地者不淌題首節新安謂引詩以明天地聖人同一至誠无息亦未免添出天地一層蒙引命與德保就本体說接命即一元之命脉不已通復相禪一息不停陳氏文即道之顯著不顯詩訓豈不顯言微乎外者不已是文之美惟純于中者乃所以為文須說向內去看純純亦不已者无二无雜便无始无終亦字雖承天說然只就純內看出非說文之純亦如天之不已也只重講純字而不已自見不必再我天之不已接言天包得地言文王包得至誠恐晚即至誠此天地合一處上已支後道盡此只引文王做樣耳天地之无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无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无息也如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自明

大哉全旨○此章言入道須重尊德性節前二節贊聖道之大中一節結上聖人起下君子末一節一詳脩凝之功一言脩凝之效

大哉二節○中庸明入道而先贊聖人以為準曰道率于性惟聖人全之大哉聖人之道乎何以見其大以全体言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如物之效有萬也而皆陰陽五行之理以發生長育之惟其發育乎萬物則自天以下皆此陰陽五行之理所在優而道之峻不上極乎天乎其極乎至大而无外如此就洋洋中觀其條理精密處則優優乎充足有餘大矣哉如人倫日用之間經常不易的禮儀則有三百其中周旋進退的威儀爲節細微則有三千其入乎至小而无間如此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体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蒙引道非聖人不能盡故屬之聖人不可專指聖人身上呂晚邨是贊道不是贊聖人看下待字可見蒙引發育皆道所在正見体物不遺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意按此則峻極卽在發育上見又饒氏分功用体段平看存參發是達其机育是順其性峻極二字不連言道功用之峻上極于天也禮儀威儀卽是道非又以道貫禮儀威儀翼註二句亦不平對又二儀字不同禮儀猶云禮制威儀是行禮中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

待其人二節○道之大如此豈易行哉必待聖人乃能參贊損益此道方纔行得何則其人固至德之人也苟非至德則胸襟淺狹不足以會道之全識見粗疎不足以盡道之細要此道德聚于身心不可得也不德又何以行乎

待字承上言天地萬物自如而在昔不世見三千三百不敗而禮教不代興正待聖人其人耳故曰節文勢似一反一正但上節人字尚虛此方指至德之人

德指心体言性中洋洋優優萬物皆備只為心体不純道便散漫德者把道理總會在心上來翼註聚而不散言体備也成而不毀言堅固也朱子步在行前

饒氏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德

故君子節○然則君子有志于聖人則修德要矣故君子知修德工夫將次固淺狹不得識見先粗疎不得必于所受于天之正理恭敬奉持而不失其尊德性如此又于古今事爲名物問博學以窮其理而率由于問學之功焉然非可一端盡也心体本是廣大必擴充其廣大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然于事物之理又必析其精微不使有毫厘之差而廣大者不流于疎略也心体本是高明必窮極其高明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然于處事之際又必依乎中庸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高明者不入于虛空也我心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必時加涵養不使其遺忘然又理无窮又必求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焉我心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必益加敦篤不使其放逸然節文之細又必求當禮度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如此脩德方然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明者不大于虛遠也我心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必時加涵養不使其遺忘然後
理无窮又必求有親得而日知其所未知焉我心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必益加
敦篤不使其毀薄然節文无限又必益崇尚禮度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如此脩凝然
後擴淺陋之胸襟以容至大之道勤粗疎之識見以悉至細之道而凝之也
此只脩德工夫凝道我在後請中勿先捕入洋洋優優二節朱子首句是綱領
下四句上截是渾淪工夫下截是細密工夫存方存心處常欲保全未有力行
工夫不必分知行致知處必須窮究其中兼有行意非只知大學之致知也更
氏尽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按德根于性故曰德性道由也謂由此
問學工夫以尊之也玩而字宜重問學功蒙引私意輕故曰蔽私欲重故曰累
溫只惺惺尋繹意註是訓字法勿泥按敦與論語不同彼是溫習此是德性彼
專重知新此仍繳故上蒙引四句意常相友故須兼致其功又以字作一例看
居上節○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道備于身自无所處而不當矣是故居上位便
能兢兢業業尽為上之道而不至于驕矜在下位便能安分守己尽為下之道而
不至于違悖国有道則言皆經濟足以興起在位而見用于世国无道則隱默自
守不為危激取禍而見容於世上下治乱无所不宜如此詩曰既能明于理又能
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无有灾害此節君子隨處咸宜之謂與是君子而聖人矣
此人道也○宜氏上節脩德凝道此節德脩道行蔡氏致知之功最微則吉凶存
亾之理无不理會故舉四項以推其餘翼註不驕以位言徑曲之道為設施不
倍以位言徑曲之道為蘊蓄言興闡位言徑曲之道于世默容斂位言徑曲之
道于心両不字是方中骨力両足字是方中蘊精朱子興如與賢与能之與存
疑言者身之文也必以言揚翼註與與容俱指未仕者言按此與字當指自身
見用于世說下足容看愈確又淺說主直前敢言足以興起在位存參蒙引引
詩道証上文陳氏單証默容不是大全明者指之体哲者明之用見理既極分
明行事亦又中庸故能保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順理而行自然无害按保身
要看得大吾身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而三千三百亦恃此以不墜隨在咸
宜如神龍變化直是聖人地位明哲句應上節保身句應本節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第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愚而全旨○承上不倍宜重賤不自專裁饒民存疑非天子不敢制作所以今天下法制凛然有位无德尚不敢作況有德无位乎故雖德如孔子且不敢作按此本文亦字井未節離句既不得立句俱其不倍紧照章脉一串盡此章重在位下章重在德又朱子因首節德位時三項故以三三節總承德位時第四節有位无德應愚自用有德无位應賤自專未節應居今反古存參

愚而節○為下不倍者何天子曰天下制作有德有位有時愚而无德者不可自用乃強作聰明而妄作賤而无位者不可自專乃不安本分而僭為生今之世當遵今之法乃欲復行古道此等人越理犯分灾禍必及其身矣天子之言如此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自用自專反古俱在制作上講宋何總承上三項灾及正與保身反翼註孔子卒見之言以德位時三平看下俱是子思中言不倍之意見接非天子三字可見

非天兩節○由孔子之言觀之然則為下者可倍上哉人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定一代之典章如親疎貴賤相接之体非天子不敢議也宮室車服之等級非天子不敢制也文之點畫形象非天子不敢考也夫惟其皆出于天子所以今天下承文武創造之後法制无敢有異以車而言轍迹廣狹如一也以天子所制之度至今不敢変也以文而言點畫形象如一也以天子所考之文至今不敢差也以礼而言親疎貴賤之次序如一也以天子所議之礼至今不敢越也當今一統之盛如此○天子只在位以該德時非字不字便見疎然不可專礼訓体猶云体式親疎以情言貴賤以分言親疎相接如合族會食之類貴賤相接如朝覲會同之類度兼器效器是物来效是多寡本文制字當作字誹品制字是定字文訓書名書以形言名以聲言○翼註今天下郎就當時大同之象以証上節意三者向則生事可知車則制度中一端車以轍為驗故言軌文兼形與聲[illegible]親疎貴賤相接處天然之次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吕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宇文謂書名事以形言名以聲言○翼註今天下一節就當時大同之象以証上節意三者同則生事可知車則制度中一端車以轍爲驗故言軌文兼形與聲行是行出的禮儀卽親疎貴賤相接處秩然之次第

雖有節○若此者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且不敢作禮樂况并其位而無之乎故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祇與今天下共守王章亦不敢作禮樂也

翼註此又承上究極言之側到有德無位已隱然引到孔子身上前說禮度文此說禮樂後說禮總是一個制作

吾說節○故雖以孔子之聖亦嘗曰一代必有一代之禮夏之禮吾嘗誦說之而夏之後杞也文獻不足非天下所同徵吾安得而從之殷之禮吾嘗學之而殷之後宋也雖文獻僅存亦非天下所同尊吾亦安得而從之惟吾所學之周禮乃今天下臣民皆用之既可考證又合時宜吾亦惟從周禮以守臣子之分而已天孔子之聖且不敢倍則爲下豈可倍哉○此緊承有德無位來引孔子作個樣子

玩註既不得位句意自融貫今用之句重正見與夏殷不同從周所以從時也夏禮曰說殷禮曰學似分遠近然與論語亦不必曲爲之說仍渰註從周在天子口中還是謹服周禮引來卻重不倍

三重全旨○此明居上不驕以本諸身作主首節是綱次節輕遞本身兩節言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動而節言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引詩結民過之寡必由本身之善見居上者必以修凝爲要

王天節○子思明居上不驕曰王天下君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三重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其殆有以寡臣民之過矣乎○王天下是創業之君兼德位時在內陸稼書三重苟有重王天下字有重三重字然拈王天下似仍重在不倍邊若拈三重則何王不重此三件看來當重有字蓋有字中已含下本仍六事謙虛体物曲盡人情從小心敬畏中勘出方能有此三重故德位時較重在德按寡過根三重來是上能寡天下倍上之過

上焉節○王天下者有德而又有時與位者也如前王在上其禮雖善然非其時

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則不足取信于人既不足取信則民疑之而弗從矣聖人在下雖善

來是上焉亦而不尊不尊則不足取信于人既不足取信則民玩之而弗從矣

入□從小□

何王不重時位之重特及言以起下節翼註兩善字不同上善字已有制作下

重□宜帝制作而可以善制作棠引上兩不信只說在已不足取信下方說民

故君節○以□□而無時無位者尚不足寡民過况徒有時位而無德乎故王天

下君子自□□□考文非苟焉而已也凡所制作必一一躬行寔踐從自身上立

個標準固有其德矣而且乘時居位徵諸庶民以驗我制作之善又非不信又從

者也既本諸身又徵諸庶民于是以我所行者考驗于三王則因革損益與三王

已然之成法無差謬也以我所建立者與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與天地自然之

道理無違背也鬼神至幽而難測然制作已臻微妙卽質諸鬼神其屈伸變化不

過此理而不疑也百世聖人至遠而難料然制作已極無加卽等待後聖其作爲

運用不過此理而不惑也君子三重之道出之既有其本而驗之又無不合如此

此標質君子之道俱就現成說許氏本諸身是綱領下五句皆是徵驗但徵民

是已驗者下四句又跟本身徵民按本字妙經世制作不根身上做起縱極精

采終是緊拾徵是印証若泛講效驗便侵動而節翼註徵內含有信從意徵對

不謬等字不對考建等字又呂仇此節總形容三重之道盡善無弊六事已包

在君子之道內下六句俱平列贊嘆非有側重本身意本身徵民皆跟三重說

來則考建四句亦只宜跟三重說不必頂本身徵民玩末節章句分明作六事

便見按此說甚高存參

質諸節○君子制作無不合不過天人之理而已鬼神至幽而質之無疑者由其

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于鬼神君子窮神知化于天道所以然之理知之無不

盡故鬼神自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由

□□□理也蓋人之理盡于聖人君子明物察倫于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

盡故後聖自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君子之道所爲盡善也

一總天知人本身而已有此就質鬼神俟後聖上指點他本身之蘊以贊其妙蘊

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

皆諸節○君子制作無不合不過天人之理而已鬼神至幽而質之無疑者由其
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乎鬼神君子窮神知化于天道所以然之理知之無不
盡故鬼神自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由

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
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也蓋人之理盡乎聖人君子明物察倫于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
不盡故後聖自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君子之道所以為盡善也
知天知人本身內已有此就質鬼神俟後聖上指點他本身之蘊以發其妙蔡
氏天即命人即性天下之理不外性命君子盡性至命乎天人之理毫髮無遺
鬼神不外一命後聖不外一性故質之俟之自然渾合朱子舉下二句實該得
上二句翼註知字要看仇滄柱無疑不惑是知一邊意故知天知人只貼兩句
說到無疑不惑便可即幽該明舉後包前正不必單泥兩句按此從知字看出
無疑不惑最有理會
是故節○君子既通天人而制作盡善如此有不足以寡天下之過乎是故君子
以三重之道動之于身而措之于世一皆天人之不可易也非但一世由之而世
世為天下所共由矣如動而為行則三重之設施都是經常不易之典章世世為
天下法度而不敢紛矣動而為言則三重之訓令都是明徵定保之聖謨世世為
天下準則而不敢違矣以言乎四海之遠則悅其言行可為法則而皆有仰望之
心以言乎畿內之近則習其言行以為法則而無有厭惡之意君子之道垂之後
世而無弊推之當時而皆準寡過不亦宜乎○是故承知天知人來行有成迹故
可效法言有其理故人準則之呂晚邨兩而字粘緊行言讀見凡有行有言
即可世法世則非盛德之至不能世土本朝言者遂異代使與上不倍相左世
道世法世則即就今日制作之始決之遠近就天下內抽出上三句不限于時
下二句不限于地望字有望不厭俱重遵其制作上兩之字俱跟君子說
詩曰節○寡過在天下則君子之譽亦在天下矣然豈倖致哉詩曰在彼本國無
人憎惡在此我周無人厭射彼此皆善庶幾早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乎夫永
終其譽必由于無惡無射可見君子未有道德不本于身信從未協于民三王後
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能通而能垂法則服遠近遠有聲名于天下者也居上者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
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
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
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
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
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

可不自盡其道哉○存疑無惡無射是有令德永終譽是得令名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能永終譽按此則庶幾是希幸之詞不作王夫方乎下未有句振得起陳氏以無惡應有望無射應不厭終譽應世爲天下三句不是史氏早即先之意對不字看故饒氏以遠字代解新安謂永譽是要其終早譽是原其始亦不明蔡氏如此二字只承知天知人便可該括六事

仲尼全章○前言天道人道已備此以仲尼終之見中庸之道盡于仲尼首節已盡仲尼之大次節喻其大末節即天地而原其所以大

仲尼節○子思曰中庸之統倡于仲尼如道莫盛于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之以闡精一之傳法莫備于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之以守從先之志運行不悖者天之時也仲尼則法其自然之運而通變達權殊風易俗者地之理也仲尼則因其一定之理而安貞素履其學之獨集其成如此○堯舜言道文武言法各舉其至而言天主動故註曰運地主靜故註曰理律者法也至寬而有至嚴者存襲者因也一定而有無定者存蒙引或問上律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下襲如用舍行藏隨寓而安似無分別然各當其可則附于時隨寓而安則附于地亦各有別史氏堯舜文武總是效天法地之事天子祖述憲章即其上律下襲者也無兩件工夫存疑章句內外本末各句中俱有事如是心亦如是兼內外也精如是粗亦如是該本末也呂晚邨註內外本末已伏下小德大德意存疑

辟如節○夫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有以會古今上下之全則于天下之理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自其幷包者言之辟如地之廣博深厚無不持載天之高大光明無不覆幬也自其不息者言之辟如四時之一往一來迭運而不已日月之一升一沉更代而常明也聖道之大何如哉

聖道之大上節已盡此只借天地形容之不可以上節爲道此節爲德德字還在下節

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上二句看無不二字是天之無遺處下二句重在二字是天之無窮處
呂晚邨下節註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意可見並育並行之大德不害不悖之小德已在此節內故註言聖人之德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一往一來迭運而不已日月之一升一沉更代而常明也聖道之大何如哉
聖道之大此節已盡此只借天地形容之不可以上節爲道此節爲德德字還在下節於此節須重發仲尼方得辟如意說天地俱在下節去豈是不得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上二句看無不二字是大之無遺處下二句看並字是大之無礙處

呂晚邨下節註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並育並行之大德不害不悖之小德已在此節內故註言聖人之德

萬物節○試即天地觀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並育其間各得其所而不相侵害也一寒一暑一晝一夜四時日月並行其間各循其度而不相違悖也夫其不害不悖者蓋天地有分散之小德如川流之分明而不止息也其並育並行者蓋天地有總會之大德化原之敦厚而出無窮也有小德以爲分有大德以爲合天地之所以爲大者正在于此仲尼不即此可想見哉○此節天地以申明上文取譬之意萬物一句是天地之大小德大德是天地之所以爲大家引萬物四時日月就迹上看小德大德則在內主張之者也章句兩所以字甚重惟本之意黃氏流即流其所敦之化敦即敦其所流之化德通在內故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言不可以體用言呂晚邨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是一件挨來句雙承小德大德所以爲大即在大德小德此句特結言之贊嘆神情全在此字不可將所以二字另作推淡一層又滄桂不害不悖即在並育並行內註以不害不悖入小德以並育並行入大德不必過泥存疑並育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則由于大德之敦化可免分承之迹存參

至聖全旨○此就德之散殊說總重首節下只從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結之緊緊相承一氣說下

唯天節○子思承小德川流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首出庶物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其生知之質如此以其德言之爲能寬博而不狹饒優裕而不急迫溫和而不慘刻柔順而不乖戾足以容蓄而包含之無外其仁之德如此又能奮發而不廢強健而不畏縮剛斷而不屈撓果毅而不間斷足以執持而不爲外物所搖其義之德如此又能齋莊而極其純一莊焉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而極其華[illegible]而無少偏倚[illegible]而無少乖戾[illegible]之而

毫之慢其禮之德如此又能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脈絡中存密焉而無少疎巳

漏察焉而無少炫惑斤是非剚正足以分別而無一毫之差其智之德如此旣稟

聰明睿知之資又備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爲天下至聖也○陳氏上一句包說下

四句方細分出來挨說聰明睿知于四德之上蓋必生知之質過人而後四德

無偏勝之虞亦無誤用之病吕晩邨猶孔子始條理包終條理一般生知兒臨

其先無氣畧自有能單于衆之槪人見之未有不屈服雖不待臨自是其事蒙

引五足以字上言其足以有用如此未說到用上按此方露將出地步又每句須

連上作一句讀五德俱在心上看聰是吾心眞聞明是吾心眞見睿屬思是智

之通徹處此知與禮智之智尤斂而詳禮知之知聖人與人同兵而獨兼睿知

之知則生知聖人所獨也又齋莊俱以心言許氏謂莊是貌非也存疑中正亦

就心上說蓋不言中正則齋莊處或未至純粹于參敬屬物邊執別屬事邊

溥博節○至聖五德具是但見其充積于中者周徧廣濶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

量何溥博也靜深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及其事至物來則聰

明睿知仁義禮智之德以時發見于外焉蓋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如此

上四字股承足以字非又發一層豪引溥訓周徧博訓廣淵訓靜深泉是有

本觀下章淵淵只訓靜深可見四字有大德敦化意存疑周徧是就裏面詳細

處說廣濶是就大槩全體上說靜深謂萬感俱寂而兆眹莫窺有本謂一源活潑

渟泓無盡挨將出在容執敬別上見有隨時出之不先不後時時出之無窮無

盡兩意

如天節○溥博淵泉非尋常比也溥博之不可限量如天之溥博一般淵泉之不

可測度如淵之淵泉一般蓋充積旣極其盛矣由是時而見焉爲德容之動則民

莫不欽敬之時而言焉爲德音之發則民莫不尊信之時而行焉爲德行之施則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 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民莫不喜悅之其發見各當其可有如此○此只申說上節如天是包含無涯量

如淵是佇蓄無紀極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至聖則就心体上摹寫敬信

悅就時出見之全重聖人可敬可信可悅上

[illegible]是以來聲美名洋溢乎中國而編及蠻貊皆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

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

民莫不喜悅之其發見各當其可有如此○此只申說前節如天是包含無限量如淵是深靜無紀極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至聖則就心体上蘊蓄敬信悅就時出見之全重聖人可敬可信可悅上聲名節○克積既盛而發見又當可是以休聲美名克庸乎中國而徧及蠻貊皆敬信悅焉極而言之水陸舟車所可到人力所可通天之所覆冒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墜落之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一皆尊之爲元后親之如父母則凡天之氣化所及而聖德亦及之其廣大直與天配合而無間矣故曰配天此又承上敬信說而極形之歸重配天上聲名節德之流動處蒙引章句舟車以下極言之蓋極言中國至蠻貊之地非又在中國蠻貊之外拔六句連接下尊親只在人心同然處見得不外敬信悅莫不應上莫不字配天重在德化上配天以用言如天以体言前已言高明配天此詳言所以配因用故自字然玩本章亦見配天是至聖本分事

至誠全者○此就汾之統体說首節言至誠能事出乎自然次節形容其盛末節深贊其妙朱子至聖章就發見處說至誠章就存主處說非至聖无以顯至誠之全体非至誠無以至至聖之妙用按此上小德大德原就一人言

唯天節○子思承上大德敦化曰寔理之在天下散于人倫原于性命非可容易盡者唯天下至誠極誠無妄爲能于五品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而分其類而不亂綸之而合其情而不離身盡當然之宜是可爲天下後世法也爲能于性中仁義禮智而爲天下之大本者有以立之無少虧欠而千變萬化莫不包括于其中也爲能于一元迭運而爲天地之化育者有以知之而仁義禮智與元亨利貞之理契合無間不但聞見之知而已凡此皆至誠自然之能事不思自得不勉自中何嘗倚着于物而後能哉○爲能二字貫下三句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命蒙引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言所謂人倫之至也存養章句各盡其當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然之寔最明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是經君仁其臣臣敬其君是綸性體原無虧欠聖人只無人欲以雜之誠處即是立處胡氏立不是用力字蒙引化育要見廣大意化育只此一誠至誠亦此誠動處即化育之陽靜處即化育之陰知有契合無間意知以心言契其理也贊以事言助其功也按此則知在贊前一層朱子無倚自家都是寔理無些缺欠不必倚着他物按此天然自能須緊貼至誠爲能方合夫焉二字蒙引經綸似大德中之小德立本方是大德正面知化又因立本而推所從來但或問經綸以存主言且章句毎提至誠并極誠無妄字則大經亦即以至誠經綸之其爲敦化何疑又敦化何以言功用益以寔理之所就者言淺說功用猶云能事呂晚邨爲爲能一字下註脚耳按此本節功用下節心体雖說本朱子人多悞看

肫肫節○于經綸見聖心之仁焉至愛流貫乎倫常之中蓋肫肫乎其仁之懇至也于立本見聖心之淵焉所性退藏于宥密之際蓋淵淵乎其淵之靜深也于知化見聖心之天焉神明通造化之際蓋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至誠之德其至矣乎○淺說此節只曰一節摹擬聖心非又進一步之詞淵天字與仁字一例作寔字看三其字即至誠經綸處即是仁肫肫者懇切而不虛浮渾厚而不間斷立本處即是淵淵淵者清淨而物欲不淆深遠而涯涘莫測知化處即是天浩浩者誠復之体無不包誠通之用無不運

苟不節○至誠之道如此其妙豈易知乎苟不寔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礼智之天德者則見猶滯于凡近而知不免于推測其于經綸立本知化何足以知之哉唯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此節不重知至誠只重贊至誠苟不至者字作一句讀蒙引聖字當審于總明聖知即上聰明睿知天德即上仁義禮智合言之正上章之至聖但聰明聖知該得仁義禮智則達天德亦即聰明聖知之妙

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而不

一句讀家引聖字常睿字總明聖知即上聰明睿知天德即上仁義禮智合言之正上章之至聖但聰明聖知該得仁義禮智則達天德亦即聰明聖知之妙深處故合上圓看夏有意佗卓固窺固解差者無所倚即下學上達之達知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而不

非但能知而由爲契合之意

衣錦全章○通章重德字由入德而成德見下學上達之序朱子首節言德由乎爲己而知幾二節言謹獨以著其功三節言存養以見功之益密四節言化民以著其效五節言化成以見效之愈遠六節極贊不顯之妙首章從天說到人此章從人說到天內省節照應慎獨敬信節照戒懼不賞二節照位育無聲臭照天命之性胡氏首章道字說得廣闊此章德字說得親切

衣錦節○詩曰衣錦尚絅衣服外面又加朴素禪衣詩之意蓋惡其文采之太著也君子之立心如此而君子爲己之心可推矣故君子之道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面雖闇然黯晦而其中積美日日章顯而不容掩若小人的然表見而中無其實日見其消亡矣蓋君子之道自用言行外面雖淡素而其中自有旨趣味之而不厭外面若簡略而其中自有文采粲然而可觀其應事接物外面雖溫厚渾淪而其中自有條理井然而不亂是即尚絅爲己之心也然用功又有當謹之幾知遠之幾在近遠而天下國家之有治忽由近而吾身之有得失也知風之幾在自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自之在吾心者有邪正也知微者顯之幾有諸內者甚微而由中達外者甚顯也既知乎此然後可着是用功漸進而入聖人之德矣

陳氏曰首句晚即五節引詩下截俱據詩取義此節以尚絅惡著爲綱領闇然一層對小人言淡簡溫一層是指君子爲己言亦是由明首句從無跟闇然之說

本註自明且闇字只當詩絅字絅原不甚美惟有錦而尚絅乃美何得拈作章旨況闇然二字本連今又單提闇字則的字亦可單提了伉淦惟淡而三句常說當重上截歸到尚絅邊然天下儘有淡未必不厭簡未必文溫未必理者若云惟淡故不厭豈惟絅故錦乎況本文三而字便含有錦字意在裏宜照註美在其中重下截爲是朱註尚絅是爲己之心亦略不得只言君子不求于外而自含章乎內順文說來歸重下截則而字精神亦出於說淡簡二句貼日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

用言行溫貼應事接物存否疑此爲己者自然符驗未說到學力上又論詮謂蒙之妙非此術之外又別存俱看此三句極淺甚意總爲下方說知幾故此只就資質說看來兩提君子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之道俱爲學者示推試觀淡不厭等身分自不同豈到此方爲己知幾上皆緊論君子之道下方言學者有君子爲己之心而又能謹幾按此則章內五個君子皆當主成德君子存參陳氏知遠三句據表而知裏知微有由內以達外按近說串重末句微字該自近顯字該風遠工夫只在知微朱子謂一句緊一句可從呂晚邨風就一身言猶風發風來若作風俗風化與遠近何混胡氏三知字即行之始下文存省皆根此知而進故以入德許之存疑可以未是用功觀章句知所謹而夫謹也蒙引立心只說資質如此而入德繫帶三知說章句謹字兼下文存省言

潛伏節○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隱伏矣亦甚昭明而易見謹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于已所獨知之地內自省察使念慮之動無一些疚病方能自慊而無愧于心也夫不疚無惡君子誠不可及矣而皆由于內省是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只在人所不見之地乎此謹獨爲己之功也

胡氏此節正說知微之顯處陳氏潛伏即隱微孔昭即莫見莫顯胡氏內即是獨省即是慎獨註內省二字重一念初萌省其天理人欲以加存遏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疚不疚則質之初心無愧方能無惡于志仇滄柱引詩尚未說着工夫內省作工夫更醒故註于謹獨下加一事字按蒙存謂君子能于潛處致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于志作現成說存參淺說不疚無惡即人所不及處內省正人所不見處按此不可及不在合品事業上說上二句講明下二句只承上挑醒內省之又一說不但潛詞言君子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便難致力正要看獨之不可不慎亦好

相在節○此又不但謹獨已也詩云相爾在居室之中尚其君子敬畏不愧于屋漏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挑醒占贊之又一說不但贊詞言君子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便難致力
正姿看獨之不可不愼亦好
相在節○然不但謹獨已也詩云相爾在居室之中尚其常存敬畏不愧于屋漏

之神乎詩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愼也故君子不待動時方敬也雖不動時亦存此敬之心不待言時方信也雖不言時亦存此信之心夫不動不言卽屋漏也敬信卽不愧也而爲己之功益加密矣○史氏靜存莫密于動察與上節相承說擴敬信總是心上用功常存敬信以待言動不因動言而始敬信此是常惺惺法胡氏不動而敬卽戒愼不睹不言而信卽恐懼不聞呂氏說此章首章是主敬之全体宜兼動靜言愚主敬言今不言動心体本敬不以爲寶之便是敬心体本信不以爲寶之便是信蒙引上節人所不見此節己所不見論體道工夫之次第先戒懼而後愼獨論入德工夫之淺深先愼独而後存養一節密一節

奏假節○爲己之學成而效自及人矣詩曰主祭者感格神明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告戒而在廟之人亦皆化之自无爭競矣祇者詩言如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旣動靜交修則誠敬足以感人不待爵賞之及而樂于爲善自切勸勉之意不待嗔怒之加而不敢爲惡有甚𫓧鉞之威夫不賞怒卽無言也民勸威卽靡爭也德成而民化其效如此○蒙引詩无言靡爭通衆人言引來做兩意說註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蓋有言則敬心不專㝡有言說指主祭言人自化之指頌祭言接不賞不怒就德上看蓋敬信功深之後喜怒俱無所用特以眞性與民相觸發非懸賞怒也德在賞怒前不專係賞怒耳

不顯節○然不賞怒而民勸威猶未造其極也詩曰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則諸侯皆向慕而法則之詩言加此可見德愈深則化愈廣矣是故君子由戒懼愼独之功至於收斂退藏之密其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敬時時是敬但見其篤厚深潛而天下自不識不知翕然乎治并勸威之迹亦泯矣夫篤恭是不顯之德天下平卽百辟刑之此中和位育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恭卽敬信篤恭者敬信益純不可端倪非若奏假時猶顯其恭也許氏章句不顯其敬謂自厚其恭敬未嘗見于言動之間蒙引卽謹獨存養之極致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卽致中和按此篤恭只承戒懼可包上愼独蔡氏卽所感之淺深以驗所造之疎密上節是動則變此節是變則化按此雖說效驗總是德之愈收愈神處故註云德愈深而效愈遠

予懷節○君子不顯篤恭則其德之微妙豈易言哉皇矣之詩云予眷念文王之明德深微邃密不大著于聲音顏色之間此言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爲政有本若聲色之于以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豈足以形容之乎烝民之詩曰德之微妙其輕如毛此詩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以毛比德則德猶有此類是未超乎倫類也亦豈足以形容之乎惟文王之詩曰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夫聲臭有氣無形已是微妙而又謂之无則天下之至微至妙无過于此方見不顯之至以此形容不顯之德斯可知矣德至此則與天同德而爲中庸之極功也非由立心爲己而進之安能至是哉

三引詩一節深一節声屬聞色屬睹一落声色便非不睹不聞之本體化民末也句是夫子另一時說話不是緊詩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是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蒙引輶字與詩意異彼之輶言德輶易舉此之輶是細微意擬德至不顯是從天命本原

上會得不睹不聞之真一落迹象便非本体唯天之无声无臭方可以比擬非謂德亦无声无臭也至矣句且先就天載發不顯之至意然後言聖德亦如之按此合註蒙註謂至矣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爲至蓋言德至矣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无声臭可言人以是德还之天亦无声臭可指不落声色不涉倫類真德之至矣勿據詩指天說許氏亦謂詩言天之道无声无臭中庸則言德之无声无臭圣人即天也按此俱就德亦无声无臭講與章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句稍異存参饒氏首章天字是原其所自此章天字是要其所自无声无臭之天即我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